

現代文藝

7



現代文藝出版社

目 錄

- (一) 關於新格律詩的若干問題 謝煒先(1)
- (二) 對「舞蹈評論」的幾點淺見 凌 遠(4)
- (三) 論海涅和他的詩 包 平(7)
- (四) 南大頌歌 李販魚(10)
- (五) 夜讀偶記 火 燁(14)
- (六) 花 茨 岡(14)
- (七) 鐵抗談諷刺 程晉餘(15)
- (八) 談談「好機會」的主題思想 筆 鋒(16)
- (九) 二哥啊，我還要告訴你 周 京(16)
- (十) 一個財副的日記 吳 禹(17)
- (十一) 有一位年青的姑娘 靚 朗(18)
- (十二) 姑娘希望 先笑朗(18)
- (十三) 揀咖啡子的女工 樹 生(19)
- (十四) 在新的海岸上 江霖譯(20)
- (十五) 青苗版
- (1) 讀下去 秀 毅(24)
- (2) 小品二則 方 杜(封3)
- (十六) 商業介紹

現代文藝

(第七期)

出版者：新加坡現代文藝出版社
編 者：現代文藝編輯部
承印者：生活印書館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一九六五年五月五日
本社地址：

27, Teo Kim Eng Rd, Singapore, 14.

新加坡文化部出版准字：

No. 1161

定價：每本叻幣三角

徵稿簡約

- (一) 本刊園地公開，歡迎下列稿件：
1. 小說、詩歌、劇本、散文、特寫、雜感、隨筆等。
 2. 文藝理論、作家介紹。
 3. 古典文學的研究論文。
 4. 翻譯作品。
 5. 漫畫、木刻、素描等美術作品。
- (二) 來稿務請用方格紙抄寫清楚，勿兩面寫。
- (三) 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者，請預先聲明。
- (四) 來稿如需退回，請附足郵資。
- (五) 來稿請寫明作者的真實姓名和中英文地址，但發表時可用筆名。
- (六) 來稿一經刊載，當酌奉薄酬。
- (七) 請勿一稿兩投。
- (八) 來稿請寄本社編輯部：
- P. O. Box 62, Geylang,
Singapore. 或
149, Jalan Bahagia,
Singapore, 12.

關於新格律詩的若干問題

· 謝煒先 ·



有關新詩與格律問題，

在報刊上展開討論以來，已經有好幾個月了。許多關心馬華詩歌發展的寫作者都陸續地提出他們的看法，然而至到今天，大家的意見仍存有極大的分歧，甚至在某些基本問題上，大家的看法都

未能達到一致。這種一時不易達致結論的情形說明了格律詩問題的複雜性，我們認為這個問題有繼續討論的必要，因為唯有作更進一步的探討與更廣泛地交換意見，大家的看法方能取得一致。這樣的作法無疑是有益於馬華詩歌的發展，有助於提高我們的詩歌水平。我們願意在此提出我們對格律詩問題的一些意見。

首先，討論格律詩問題有什麼意義嗎？

有些參加討論的寫作者在行文之間表示出這樣的懷疑：費這樣大的篇幅和這樣多的時間來討論這個詩歌形式問題到底有什麼實際意義？這些寫作者之所以存有懷疑當然有一定原因的，其中最主要一點則是一部份討論者脫離了馬華文藝的實際現狀、空洞地、抽象地論述格律詩問題。他們沒有進一步去探討馬華詩歌所面對的主要問題，更說不上把格律詩問題結合到馬華文藝運動的實際現狀去討論。難怪乎有些寫作者會存有這樣的懷疑，也難怪乎一些讀者會感到這場討論十分枯燥、乏味。

單從形式上去討論格律詩問題不但沒有什麼實際意義，而且會給馬華文藝帶來不良的影響；這樣的討論當然沒有繼續下去的必要。假如寫作者能夠

結合到現實問題去討論格律詩，那麼這種討論還是有着巨大意義的。

其次，格律詩到底是怎樣的一種詩的形式？格律又是什麼？我們感到驚訝的是許多參加討論的寫作者對格律的概念以及格律本身所包涵的幾個要素存有不同的理解，由於這樣，就難免在討論當中發生混亂，以至使大家對同一首詩到底是格律詩抑或自由詩，都不容易看法一致。因此我們覺得很有必要把格律這一概念做個清楚說明。

我們所指的格律當然是新格律，這有別於古典詩歌中的舊格律。如同許多討論者所指出：舊格律詩是一種古板而嚴謹的詩歌形式，它無論在音節、協韻、分行、句法、章法以及用典方面都非常講究，彷彿缺少其中任何一項都不能成詩似的。當然，像這種比較拘束的詩歌形式是難於表現複雜的現代社會面貌。古代的詩人生活在不同的社會現實里，他們的生活，他們的文化修養以及他們的思維都跟現代人有着極大的不同。在於他們，這種古板、嚴謹的詩歌形式不算拘束，他們應用起來反而覺得自然，流暢，可以一瀉千里。至於生活在現代社會的人們，一般上較多接受新的文化傳統，對於中國古典文學的承受可以說很少。因此，對中國舊格律詩的認識與欣賞就存有一層隔膜。比較起來，一般文化水平較高，對古典文學沒有什麼認識的讀者更能欣賞古典詩歌。我們的詩歌是要給廣大群眾看的，我們的作品是以廣大的群眾作為對象的，因此詩歌創作就必須服務於這個前提。在這一點上，舊格律詩是不能滿足廣大群眾的要求的。這樣的說法不等於否定了舊格律詩的寫作。郭沫若以及其他傑出的

中國詩人近年來都寫出不少優秀的舊格律詩。只要寫得內容充實，意思淺白，舊格律詩還是有許多讀者的。

像自由詩一樣，新格律詩是迎合着現代社會的要求而產生的一種新的詩歌形式。由於它脫胎於舊格律詩，它自然就具有舊格律的某些特點，不僅中國的新格律詩是這樣，西洋的新格律詩（指歐美而言）也是這樣。但是整個說來，新格律詩已經跟舊格律詩截然不同了。許多討論者都沒有就它們的形式特點去把舊格律詩與新格律詩劃分開來。沒有人否認新格律詩是從舊格律詩中發展出來，但是應該強調的是我們不能替它們劃上等分號，否則對新格律詩這個概念的理解就難免發生混亂。

新格律詩有下列幾個特點。

第一，行數的整齊：除了那些只有幾行的小詩擱下不談外，一般的詩都有分段，較長的詩當然有較多的段。這里的行數就是指每段的行數。新詩對於每段的行數是沒有嚴格的規定，較常見的是每段四行，其他每段兩行也有（例如西北的信天遊，以及杜紅的「鄭雙好」），每段六行、八行也有，至於單數的分行却比較少見。行數的整齊並不等於一首詩里每段的行數都要一樣，要硬硬地把每段的行數弄成一樣，根本是不大必要的。我們不能像對待舊格律詩一樣要求新格律詩一定要每段的行數一樣。譬如一首有二、三十段的詩，其中有二、三段的行數是跟其餘的不盡相同，我們不能因此就說它不是新格律。舊格律詩對行數的排列是十分嚴格的。新格律詩則只要求行數的大抵整齊，這是舊格律詩

與新格律詩在行數方面的不同地方。

有另外一種情形是段的行數有着規律的變化，譬如一首分為四段的詩，假如它的段的行數是分為四行、六行、四行、六行，那麼我們可以說它的段行數是有着規律的變化，像這情形，也可以歸入行數的整齊這一特點里。

第二是有規律的押韻；押韻一般上是在每行的最末一個字，不僅新格律詩是這樣，舊格律詩和西洋格律詩也是這樣。押韻不一定要按照句子的排列循序地押下去，也即是說，不一定要第一行跟第二行押韻，第三行跟第四行押韻。假如讓第一行跟第三行、第二行跟第四行或第一行跟第四行、第二行跟第三行押韻，那也沒有什麼不可。古典格律詩與西洋格律詩則對押韻較為嚴格。西洋格律詩中的商韻（十四行詩）甚至要遵照規定的協韻法來寫作，新格律詩則沒有這樣嚴格的規定。詩人假如在一兩處地方沒有押韻也未嘗不可。我們所看到的許多新格律詩在押韻方面並沒有顯得十分嚴格，大家所樂於舉為例子的梁上泉的「桔子紅了」，以及馬蕭蕭的「石牌坊的傳說」在押韻方面就沒有很嚴格。

第三是音韻的問題：從討論者所發表的意見來看，他們對音韻的理解顯得十分混亂，而且存有很大的分歧，甚至於在替同樣一首詩劃分音韻的時候都有絕對不同的劃分法。實際上，音韻是較為複雜的一個因素，這里我們想說明我們對音韻的理解。音韻是跟節奏有着密切關係的，既使是最原始的口頭詩作，或是發展至最高峯的舊格律，甚至於奔突、無所約束的自由詩，節奏都是不可缺少的。節奏怎樣產生的呢？節奏的產生是由於字音的關係。中國語言的一個主要特征是四聲，由於這樣，不同的字在朗讀的時候就發出不同的音響，這就是字的抑揚頓挫。把字加以有規律的安排，唸出的音響就形成規律化，而這規律化的音響也即是具有規律的節奏。有規律的節奏就是和諧的一個主要因素，音樂性是詩所具有的一種特性，而有規律的節奏就給予於詩這個特性。

音韻就是節奏的記號，劃分音韻也就是劃分節奏，劃分音韻的時候必須注意兩點：第一是音的單位，第二是它字的最小意思單位。有許多字是不能獨立地劃分開來的，例如的、着、是等字。在此種情形下，音的單位就要服從於意思的單位，不過，要強調的是音的單位跟文字的最小意思單位之間是沒有矛盾的。

以下，我們想借助於一個例子來說明我們是怎樣劃分音韻的。

不正確的劃分。

老張——老李——和——老劉
住在——一個村——里頭
做——活兒——誰——都是——好手
只是——有點兒——死——根頭

4 3 5 4

正確的劃分。

老張——老李——和老劉
住在——一個——村里頭
做活兒——誰都是——好手
只是——有點兒——死根頭

3 3 3 3

在這一段詩里，「和」、「誰」、「只」、「是」等字不能獨立地劃為一頓，原因是這些字在整個句子不能做為「最小意思單位」。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要把它們跟其他單位的字連結在一起。這樣的做法並沒有和「音的單位」有所抵觸的地方。

新格律詩對節奏的要求也不是十分嚴格的，只要大抵能够產生和諧感，或做有規律的節奏變化，我們也就滿足了。在討論者當中，有些人把新格律詩的節奏理解成平平仄仄，這樣的理解無疑是錯誤的，假如把新格律詩的節奏與舊格律詩的平平仄仄之間加上一個等號，那麼，很自然地，許多人就會在新格律詩面前退縮了。

從以上的闡述當中，我們知道新格律詩是具有

上面所談的三個特點。社會是不停發展着的，人的思想感情，人的生活也是同樣時時在變化中。作為上層建築的藝術，它的形式也是隨着社會的發展而變化着的。文史學家觀止先生說得對，我們所討論的新格律詩不能稱之為新格律，只能稱之為規格，這種說法很正確，而且是從發展中去看新格律詩的。我們相信在以上三個特點的基礎上，新格律詩將在發展中不斷地豐富自己，使它能更好地為現代社會服務。

接下去，我們想談談新格律詩的性態，以及它在新詩中的地位。

幾乎所有的討論者都肯定作為詩歌形式之一的新格律詩在馬華詩歌中的地位，連認為目前不適合提倡格律詩的柳詩君也不得不承認格律詩的某些性能。我們同意舊格律詩已經不能很好地為今天新的現實服務，但是我們却認為新格律詩是完全有很大的功能，因為新格律詩的產生本來就為了適應新現實向詩歌提出的新要求的。

柳詩君認為新格律詩的性態極有限制，只能用於表現「個人抒情（例如客旅的淒清、個人身世的感嘆，思鄉的怨情等等）性愈強的內容」，至於「要詳盡反映時代的史詩似的内容，或戰鬥性、鼓舞性較強的内容」，那就非自由詩不可。

這種說法不大正確，而且有貶低新格律詩之嫌。我們所認識的新格律詩不是這樣的，假如新格律詩是如柳詩君所說的那樣，那麼我們相信它老早跟那些頹廢、唯美、百般模樣的怪詩的命運一樣，被人民所唾棄了。實際上，許多樸素、健康的民歌、傳說等，都是新格律詩，它們所反映的內容不但是個人性抒情性的東西，相反地，却是戰鬥性、鼓舞性較強的內容。捨去遠的不說，就把大家所熟悉的「劉三姐」，「石牌坊的傳說」，「英雄格羅斯爾可汗」等舉出吧，難道這些不是戰鬥性，鼓舞性較強的新格律詩嗎？再舉出一些大家所喜愛的詩人的作品吧，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郭沫若的許多抗戰詩，杜紅的「鄭雙好」難道這些新格律詩所

反映的都是個人抒情性的內容嗎？

如果我們不把戰鬥性、鼓舞性理解成激烈的口號或抽象的叫喊，那麼，我們就不會說新格律詩不能反映戰鬥性的內容了。實際上，具有戰鬥性的自由詩，也不一定需要借助於口號的。自由詩可以表現戰鬥性的內容，也可以表現個人抒情性的內容；同樣的，新格律詩可以表現個人抒情性的內容，也可以表現戰鬥性、鼓舞性的內容。我們不能機械地理解這兩種詩歌的性能，否則將陷入機械論的泥坑中去。

舊格律詩能够產生出像杜甫、白居易、岳飛等人所寫的那些反映他們時代的尖銳社會矛盾的作品，那麼新格律詩也同樣可以為現代社會完成這任務，這點是無庸置疑的。

既使退一萬步承認新格律詩不適用於表現戰鬥性、鼓舞性的內容，我們也不能武斷地替它判決死刑。只要一詩能够暴露社會的黑暗一面，譴責一切不合理的現象，不管它是自由詩也好，新格律詩也好，我們都要肯定它存在的價值，當然同時也該批評它不够積極的一面。

再者，把寫新格律詩說成「脫離社會的具體條件」也是十分不正確的。沒有人否認「我們的社會是矛盾十分尖銳化的社會」，也沒有人否認我們「需要大量的精神糧食」，更沒有人否認我們「需要的不是『平平仄仄』或『三三四四』之類的東西」，可是要想一想：難道優秀的新格律詩不是精神糧食嗎？難道新格律詩僅僅是「平平仄仄」或「三三四四」嗎？難道寫新格律詩就一定和我們這「矛盾十分尖銳化的社會」無關嗎？假如柳詩君所說的是正確的，那麼許多優秀格律詩出現又當做如何解釋？

新格律詩的寫作決不像一些討論者所說的那樣，會脫離社會的具體條件。馬華詩作者今后的實踐將證明這點。

順此一提的是關於聞一多先生提倡格律詩失敗的原因。許多討論者都認為他失敗的原因在於他的

主張脫離了當時社會的具體情況。我們認為把一切失敗都歸咎到「脫離了當時社會的具體情況」未免使問題簡單化了。除此之外應該有其他更直接的原因。

聞一多先生的主張是在他的「詩的格律」一文里提出的。他認為詩應該有「建築的美」，由此寫詩就要講究格式，音尺，平仄，韻脚，不然就沒有所謂「建築美」了。這種從形式上着手去改革詩歌的方法之所以會失敗，是顯而易見的。

再者，聞一多先生的主張是從西洋格律詩那里借過來的。他沒有照顧中國語言的特點與應用習慣，而大量去試驗種種的外國詩體，這也構成他失敗的一個原因。

當時的寫作青年對格律的理解也存有很大的錯誤。他們把格律理解為「勻稱」，「均齊」，寫出許多行數整齊、但內容空洞無物的「方格詩」，這種詩的命運當然是註定要失敗的。

不過，聞一多先生的主張仍然給中國後來的許多詩人留下一定的影響。艾青，何其芳，臧克家以及其他詩人后人都寫出不少優秀的新格律詩。

如許多討論者所指出的那樣，新格律是一種優越的詩歌形式，它兼收了自由詩與古典格律詩的許多優點，又從民歌、西洋詩歌方面汲取了豐富的營養，因此它作為新詩的一種形式而存在，那是完全沒有問題的。許多人喜愛新格律詩，說它是一種相當完美的詩歌形式，這是無不有理由的。它在節奏的應用，協韻的處理以及分行方面能够給讀者高度的和諧感，並且在朗背方面給於他們無窮的餘味，詩人如果充份地掌握了新格律詩的寫作技巧，那麼我們相信今後將有許多優秀的新格律詩出現，這將是馬華詩歌的收穫，也是馬華文藝的大收穫。

強調新格律詩的優點，並不意味着否定了一切其他的詩歌形式。因此，在如何對待新格律詩的問題，我們想表示更加明確的意見。

我們認為關鍵問題不在於提倡不提倡新格律詩。假如一意味在這個問題里轉來轉去，那麼這場討

論就變成沒有什麼實際意義。而且也不會有什麼結果了。打一個比喻，我們不能因為小說比較能够反映豐富、複雜的社會面貌，就特別去大量提倡小說的創作，而認為其他的文藝樣式沒有前途，或者因為電影比戲劇更能自由與靈活地反映生活而一味提倡電影。這些都是非常不正確的。

那麼，怎樣才是正確的呢？

寫自由詩，抑或寫新格律詩這個問題，完全決定在詩作者本身。當詩作者從生活中得到感觸，或者某些生活現實激起他們的創作慾望的時候，他所面對的問題就是如何處理他從生活中所摘取的題材。題材已經在他面前了，他就要做周詳的考慮，完整的構思，這時他也要決定應當用怎樣的形式的來創作了。有些題材也許適合用自由詩來表現，有些題材可能就更適宜運用新格律詩，這是詩作者構思過程的一項工作。他必須從題材性質，以及創作過程中的其他問題來決定應當採用這樣或那樣的形式。他決對不能因為有人大量提倡新格律詩就整天在新格律詩上翻筋斗，而不顧實際情形，一意專寫新格律詩。他決對不能因為有人認為新格律詩有諸多限制，而「望新格律詩生畏」，死心塌地、沒有創造性的一律用自由詩來寫作。不管不合乎實際。假如真的有这样的情形，那麼我們相信這個詩作者是不能寫出優秀的詩篇的，不管是新格律詩或自由詩。

寫詩是一種創造性的勞動，要有更大的收穫就必須要付出更多的勞動。構思是痛苦的、是複雜的、是艱難的，要寫出優秀的詩篇，詩作者就必須做全面的構思——包括對運用新格律詩或自由詩的構思，這是不能免掉的。

由此可見，重要的問題不在提倡不提倡。作為兩種不同詩歌形式的自由詩和新格律詩，它們同樣在馬華詩歌中有它們的地位，同樣可以為馬來亞的現實服務，我們不應當厚此薄彼地對待這兩種不同的詩歌形式。要知道，在一個共同的、為社會變革運動服務的大前提下，我們是可以形式上多姿多

采，百花齊放，唯有這樣我們才可以豐富馬華詩歌，發揮它的戰鬥力。

在格律詩的討論中出現了一種嚴重的偏差。這種偏差就是把自由詩與新格律詩對立起來看待，彷彿它們之間水火不相容，彷彿有了其中一者，就不能相容另一者。有些討論者甚至偏激地把馬華詩歌的一切缺點一股腦兒推咎到自由詩上去。他們認為馬華詩歌之所以不能產生優秀的作品是因為自由詩在拉着詩作者的后脚。這種近乎否定自由詩的看法是難於說服人的。

我們承認馬華詩歌還存有許多缺點。在報刊上發表的許多稱為「詩」的作品，大部份都是概念化、口號化、沒有生活質感的東西，不然，就是那些無病呻吟、「小病呱呱叫」、滿是頹廢、灰色的現代詩。像這類的詩，站踞了報刊的巨大篇幅，引起讀者極大的反感。難怪許多讀者一看到詩就搖頭把它丟在一邊去了。

這種現象說明了馬華詩歌確實存有很多問題。提高馬華詩歌的思想內容，加強馬華詩歌的藝術性，這是一項不容遲緩的工作，唯有這樣，馬華詩歌



對「舞蹈評論」的幾點淺見

——讀「評舞蹈晚會」後

藝術的最大功用，不但是在於給人美感，更重要的是它能反映生活，批判社會本質；它能熱烈地歌頌新生，以激發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它也能猛烈地咀咒醜惡的現實，以引起人民對現實的不滿，激起改革社會的決心。在目前，當我國反殖鬥爭處於低潮的狀況下，崇福和愛同校友會能突破沉悶的空氣，連續舉辦兩個文娛演出——民族器樂演奏

才會有輝煌的前途，才能在社會變革中發揮它的戰鬥力量。

但是我們不能因馬華詩歌落后而把整個責任推到自由詩上。詩作者的生活範圍，思想和藝術修養的不足以及對馬來亞政治發展的漠不關心造成了他們作品既不能及時反映現實，也不能反映社會的尖銳矛盾，這是馬華詩歌所面對的最主要問題。

如果把馬華詩歌的落后歸咎在自由詩上，那是非常不正確的。馬華詩歌不是產生了許多優秀的自由詩嗎？杜紅、原甸、槐華，以及李販魚等人所寫的許多感情澎湃，內容真實，優美動人的詩篇都不就是自由詩嗎？無庸於馬華詩歌的這些豐收，而片面地、杞人憂天地認為自由詩的前途完蛋了，這種說法顯得多麼幼稚，多麼無知。

認為自由詩沒有前途而提出新格律詩來取代它的地位，這種意見是站不住腳的！

另外一種必須糾正的偏差是「厚古」傾向。有些人片面地強調格律詩的形式特點。他們對新詩採取否定的態度，認為新詩是沒有生命的東西，不值得一讀。他們的口里整天都是古典詩歌怎樣怎樣好

，古典詩人的成就怎樣怎樣大。說到新詩，他們就搖搖頭，索性說：新詩不值一文！連個像樣的詩人都沒有！這些身體在廿世紀、思想在古代的可憐讀書人，唉，他們還沒睡醒呢！

這些人滿口就是平平仄仄，吟起詩來也要搖頭搖尾，他們所欣賞的不是古典詩歌的充實內容，而是一些平平仄仄的東西罷了。

他們提出格律詩的最重要目地也只是為了達到追求形式美。他們所提倡的新格律詩也只要具備形式上的特征就够了。至於內容嗎，隨隨便便就可以啦！

這種危害馬華詩歌發展，阻礙社會進步的「厚古」思想必須加以嚴厲的批評！

馬華詩歌的前面是一條康莊大道。隨着社會的發展，馬華詩歌也一定向前邁進，它的輝煌、燦爛的前途是沒有人敢否認的。在替社會變革運動服務的大前提下，詩人們寫出更多的自由詩吧！也寫出更多的新格律詩吧！

六五年四月二十日

——凌遠——

會與舞蹈晚會，給予煩悶中的人民一針興奮劑，使人民能透過重重雲霧而看到一縷曙光。對於他們不辭勞苦的工作精神，我們應給予大力讚揚！

看了舞蹈晚會後，留給筆者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雖然該次演出的節目還不够理想，但一個民間文化團體能有這樣大規模的成功演出，我們理應給予鼓勵，並希望以後能有更多的民間文化團體作

此類的演出，以推動健康文娛向前更進一步的發展。

拜讀了林長松君的「評舞蹈晚會」一文後，今筆者感到很驚訝，林君對該演出的評價，是筆者所不敢苟同。對於該四晚演出的節目，林君是側重在「梁祝」與「搶親」的評述上，然而，對於「梁祝」一劇的評價，林君的看法，却大有磋商之餘地，

在此，筆者不厭其煩的提出和大家研討，希望能得出一正確的評價。

在目前，由於受到客觀環境的限制，影响到正派藝術的發展。在今天，我們對於藝術的評價，就必須以現階段的水平來衡量，而不能盲目與具有國際高水準的其他國家的藝術相提並論。這是寫劇評的重要原則之一，是每個劇評家必須恪守的，若脫離了這原則性來評價藝術，它就要變成泛泛空談了。「梁祝」一劇是本地第一個編創的舞劇，也是受觀衆熱烈歡迎的一個節目，這點，我們從觀衆的激烈的鼓掌聲浪是可以清楚的看出。雖然它還不很理想，有待進一步的加工改善，但以目前本地的藝術水平來衡量的話，無疑的這是一項難得的藝術成就，在舞蹈藝術的發展道路上，它是立了一個新里程碑。這是值得我們衷心祝賀的。然而，林長松君在「評舞蹈晚會」一文中，却盲目把「梁祝」與天鵝湖、蔓蘿花、寶蓮燈、巴赫奇薩拉噴泉、睡美人等世界名劇相提並比，以貶責它在編排上的粗糙鬆懈，試想一下，這怎會是正確的批評方法呢？

各門藝術都具有其獨特性，也都有其共通點，這是衆所皆知的。我們在評價一門藝術時，若是脫離其獨特性來談問題，它就要變成漫不着實際的空談了。舞蹈是一門動（生命機能的動）的藝術，它的人物形象是通過動作（形體的與內部的）來體現的，若脫離了動作的表現，那就成不成爲舞蹈了。然而，林君在下批評時，却忘却舞蹈的特性，把舞蹈的動作稱爲「比手劃腳」和「打啞謎」，這不能不令人感到萬分驚訝！試問一下，世界上有那一個舞蹈（包括林君所舉出的大鵝湖、睡美人、蔓蘿花、寶蓮燈、巴赫奇薩拉噴泉等世界名劇）不是在「比手劃腳」和「打啞謎」嗎？雖然「梁祝」的演員在表演上還不够理想，但也不能稱他們是在「比手劃腳」和「打啞謎」，而只能說他們還缺乏藝術修養，以致不能很好的掌握演技。顯然的，林君是脫離實際來評論演出，以致使其批評流于教條化、概念化之弊。

本邦過去是一個殖民地，由於長期受愚民政策所統治，使一般勞苦階層的人民失去受教育的機會，而造成大批的文盲。目前，雖然情況有稍加改善，但一般勞動人民的文化水平還是不高，藝術欣賞力還是較智識份子爲差。在今天的劇院裡，一部份文化水平較低、藝術欣賞力較差的觀衆，看到一些較難理解的動作，或許一時對節目內容不能體會而茫茫然，這是在所難免的。但是，林君却忽視觀衆對藝術的欣賞力，而過份強調「梁祝」在表演上的缺點，說什麼「假如不是音樂的魅力吸引着觀衆的話，我相信很多觀衆都會忍耐不住。」這裡，我要問林君：難道扣住觀衆心弦的，不是演員的表演、劇情的發展，而僅僅是「音樂的魅力」所使然乎？那麼，觀衆在「每個節目結束之後，都能引起一陣陣熱烈的鼓掌聲浪」，當是爲「音樂的魅力」而發乎？要是這樣的話，我不禁要質詢那些觀衆（包括林君在內），爲什麼他們不留在家裡，靜靜地躺在安樂椅上，陶醉在唱機所播出的音樂的魅力中，而要掏腰包買入門票，到劇院裡替「音樂的魅力」而鼓掌？顯然的，這是一種錯誤的批評。要知道，正派的藝術批評是要能客觀地、正確地評價藝術，不能以作者的主觀願望而隨意加以褒貶，而林君却無原則地對「梁祝」亂加貶責，這難道是一位負責任的劇評家所應有的態度嗎？面對着莊嚴的藝術事業，我不禁要質詢：林君是站在正派的立場上向健康的文娛活動提出建設性的批評，抑或是站在敵對的立場上向正派藝術進行誹謗？

對於正派的劇評家，我們不但要求他要具有豐富的藝術修養與舞台經驗，且要有正確的歷史眼光；他在作評價之前，必須先對劇本作一番研究，然後結合着實際情況而下批評。然而，林君在分析「梁祝」時，却令我感到驚訝！他分析道：「如果說在第一幕時他們的愛情是萌芽時期；那麼這一幕（筆者按：指第二幕）卻是花開果實的時期。」這裡，我要指出的是，雖然梁山伯與祝英台是在互相愛惜互相羨慕的基礎上而雙雙結拜，但英台是女扮男

裝出門求學而在半途與山伯相遇，這是巧遇，而山伯也只把英台當兄弟般看待，他們之間只有友情的存在而沒有愛情的基礎，這就談不上是「愛情的萌芽」了；在第二幕時，英台仍女扮男裝，與山伯同窗三載，因此，山伯橫溢的才華，忠厚的品行，就被英台深深地愛上了，而山伯仍不知英台是一位閨秀。她的聰明伶俐，很得他的歡心；當她合上書本，興奮地起舞的時候，山伯看她這樣高興，也陪她共舞。這一幕，英台對山伯是有情，而山伯對英台却是「無意」這又怎麼說得上是「愛情的成熟期」呢？山伯和英台之所以能成爲一雙情侶，甚至于到後來因受封建勢力的阻撓而雙雙殉情，這是後來因山伯發現英台是一位閨秀後，在感到驚訝之餘，才在二人之間的友誼基礎上建立起堅貞不渝的愛情。雖然「梁祝」在表演上是沒有給觀衆一個清楚的交代，但它是根據家傳戶曉的民間傳說改編成的，這就給予編創者一個大膽剪裁的條件。林君在下批評之前，對故事的內容沒有作詳細的研究，以致使他的對劇情的發展模糊不清，這是應該予以糾正的。

第三幕是抗婚與樓台會。「梁祝」的故事是產生在封建社會向上發展的階段，君權興盛的時期。在封建社會中，婦女是絕對沒有自主權，一生的婚姻大事，全操在父母的手中，而英台是一位名門閨秀，有着聰明的智慧，優良的品質，敢於愛其所愛，恨其所恨。在「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舊道德觀下，她能衝破封建家庭的牢籠，女扮男裝不遠千里去求學，這已表現出她的倔強的反抗性格，後來她愛上山伯而堅拒馬家的親事，這也是她的反抗性格的又一發展，即到後來她以死殉情，表示她對山伯堅貞不渝的愛情，而塑造了一位具有強烈反抗性格的典型女性。在抗婚一幕，英台在祝老的軟硬兼施的威迫下，始終堅決拒絕馬家的婚事，把一向持着「一家之尊」的一個祝老，幾乎給活活氣昏，封建制度的威嚴，已是一掃而空。在君權興盛的封建社會下，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舊婚姻制度下，她能反抗父親，拒絕馬家的親事，這已經是非常大

胆的叛逆行爲，是封建社會所不允許的。然而，林君還要「加強」英台的反抗精神，甚至「言正詞嚴」地步步「逼視」祝老，使祝老「自知理虧」而「知難而退」。試想一下，在封建制度底下，被踐踏蹂躪因而失去自主權的婦女，是否有可能正面抗拒封建社會的壓力，和封建制度發生極端尖銳化的鬥爭呢？那麼，在君權強盛的封建社會下，一個單身弱女子的英台，是否有可能「言正詞嚴」地步步「逼視」祝老呢？這種脫離歷史背景而片面評價藝術的態度，實在是要不得的，不知林君以爲然否？

作爲正派的藝術批評家，他的任務不單是打擊黃色文化，更重要的是指導正派藝術的發展，使其在與反派藝術的鬥爭上、在教育羣衆的工作崗位上，能發揮更大的藝術效能。這裡，我們要強調的一點是，只要不違反人民意願的一切藝術，在我們指出了其缺點的時候，也應讚揚其優點，並給予鼓勵。這樣，被批評者才能心悅誠服的予以接受，而批評者也能達到預定的效果。這是批評的原則，是每個正派劇評家必須恪守的。目前「梁祝」的排演雖具有很多缺點，如林君所指出的，演員對人物內心感情的體現還不够，以致使人物形象的創造呈現一般化。但是不是說，這一舞劇就差到一無可取之處呢？不，不是的，它還是有其優點存在的，就如殉情這一幕，便是得到觀衆熱烈喜愛的一幕。然而，林君對殉情這一幕，却是「這一幕我沒意見，這

裡不談了。」難道這是正確的批評態度嗎？顯然的，林君是違反了批評的原則來談問題的，以致使他在批評「梁祝」之餘，而忽視它的優點。

當我們讀完了林君的「評舞蹈晚會」一文後，就會發現一個嚴重的錯誤，即是：對待本地編創節目的傳統偏見。在本邦，舞蹈是比文學、戲劇、音樂較慢出現的一門藝術，而它又因受客觀環境的限制，資料的缺乏，使其發展受到一定的限制，而對於節目的編創，還是最近十年間的事，直到目前，還僅是處在嘗試的階段。在今天，由於受到客觀環境的影響，能真正反映本邦現實、符合人民要求的藝術創作，還是寥寥若星，而根據一些好的圖片或音樂來改編成節目，這原是無可厚非，因爲通過編創節目，是能訓練和提高我們的創作技巧。這次，崇福和愛同校友會聯合主辦的舞蹈晚會能推出幾個新編創的節目，我們理應給予鼓勵，雖然這些節目還不够理想，有待進一步的加工改善，但在劇本荒的今天，他們的努力，相信是會激起舞蹈界創作的熱潮的。然而，對於本邦正派藝術工作者的藝術勞動，却得不到林君的重視。他說道：「假如在一個晚會裡面有超過兩個以上這類節目（按：指編創節目）的話，觀衆看了就會覺得乏味，也會影響演出的成績。因爲這類節目，思想性和藝術性都很貧弱，沒有生活內容，也不大吸引人。」這是多麼荒唐的謬論啊！難道荷花舞（按：它是根據圖片改編成的節目）的思想性不强，藝術性貧弱嗎？難道羣英舞、快馬加鞭的思想性不强，藝術性貧弱嗎？難道連孫女的生日、梁祝、鞭炮舞這些節目的思想性都不强，藝術性貧弱嗎？難道它們都沒有生活內容，不大吸引人嗎？那麼，觀衆在「每個節目結束之前，都引起一陣陣的鼓掌聲浪」當是虛發麼？由此可見，林君是多麼武斷，對本地編創節目亂加貶責啊！

一個正派的劇評家，他必須要有豐富的理論修養與藝術實踐，要時時從實踐上去充實理論，再從理論上去促進和幫助實踐。馬雅可夫斯基先是一個詩人，然後才成爲一個詩歌理論家，史坦尼斯拉夫

斯基先是一個演員，而後才成爲導演與戲劇理論權威。在本邦，有很多人是沒經過藝術勞動就從事理論批評工作的，以致一些藝術批評往往流于教條化與概念化之弊。爲了使文娛活動與藝術批評起得更密切的結合，糾正錯誤的藝術批評應是我們一項急不容緩的工作任務；唯有先糾正錯誤的藝術批評，健康的文娛活動才能得到正確的評價與指導，也只有糾正錯誤的批評態度，劇評家才能真正成「藝術活動的導師」。在「評舞蹈晚會」一文中，林君雖犯上教條化、概念化之弊，但他也同時指出該晚會的一些缺點，如演員對感情的掌握還不够，對人物形象的創造呈現一般化，這是很可貴的。但我們希望林君能多多從事藝術勞動，從實踐上去充實理論，再從理論上去推進和幫助實踐；那麼，林君的藝術前途將是一片燦爛的。

寫于四月一日。

小啓：今年六月十八日是高爾

基逝世廿九週年紀念，本刊擬于
下一期撥出一些版位，專門容納
紀念高爾基的文章，希望諸位文
友多惠賜有關佳作。





論海涅和他的詩

· 包平 ·

(續：六、海涅詩歌的藝術特徵)

從你的小嘴里，
閃耀出顆顆珍珠；
而最美麗的寶石
就藏在你的胸部。

——少年的煩惱

在別一處地方，他又唱道：

在星辰照耀的上空，
那兒一定有
下界沒有的歡喜；
在死神冰冷的懷裡，
人生才可以得到溫暖，
黑夜才會透出晨曦。

——少年的煩惱

這些詩裡的抑揚格律的特征雖還未具有如真正的德國民歌中那樣明顯、濃重，但是已經出現了民歌中樸素自然的旋律格式，以清新優美的徐緩調子顯現出來。這正是海涅詩歌中最初的民謠歌體的傾向。

海涅對於「羅曼采」這種歌謠體式的嘗試，也最早在「詩歌集」中出現。這原是以外地（西班牙）輸入的一種文藝形式，而他對於這種詩歌體式的掌握，比起這種歌謠體式的培植者和灌漑者歌德、

烏蘭德、夏米梭三人還來得自然和優越。實際上他才是真正發揮和加強了這種詩歌體式的作用的詩人。這不能不說是他結合了德國特有的民歌體式的結果，把它同德國民歌民謠溶滙在一起，經過他高超的藝術手腕的淘冶，創造出獨具一格的一種詩歌體式。尤其到後來，他真正以羅曼采體進行創作詩集「羅曼采羅」時，得到了最完美盡緻的發揮。

海涅民歌體的詩歌風格，到寫作「詩歌集」第二部份即「抒情插曲」時已正式形成，而且自成一體，以奔放豪邁的感情，突飛猛進的變調形式，通過極大的壓縮和凝煉的詞句表達出來，無疑地，那是最膾炙人口的詩作。

海涅在創作民歌格調的詩作初期，曾經花費過一番苦心，從民歌民謠中吸取營養，捕捉其中的精華，對於抑揚格韻律的應用，他最初是從當時德國著名民歌作家威廉·穆勒學習得的。這位民歌作者一向以徐緩調的拍子和牧歌式的旋律見稱，但其詩作文句冗長、不夠簡潔，這都為海涅所不屑。海涅僅吸收其優點，作為豐富自己詩作的養料，經過自己靈活生動的處理手法，全面改革了威廉·穆勒的格調，因此，海涅的民歌風格，雖然以衝激式突飛猛進的調子佔主位，但是這並不是一成不變的，按照他創作手法看來，他的創作正符合「內容決定形式」這一現實主義的文學創作原則；當他詠歎愛情時，由於內心的過度激動和哀痛，感情由緩慢中展開，然後逐漸激盪和強化，像潮水一樣步步緊逼，層層湧現，此時調子所表現的是緩慢中帶急速的中

板形式；但是當他詠歎的對象是自然界或其他事物時，由於他自己高度浪漫主義的表現手法，充滿幻想的喜悅心情，感情的發展與在前種情況下大不相同；這時感情像噴泉般一湧而出，滔滔不絕，顯得急迫而豪邁。但是，不管他歌唱時調子是緩慢或急迫，他詩作的民歌風格總有一個不變的特色，就是所表現出來的都是樸素清新，毫無矯揉造作的跡象，這正是海涅詩歌的優點。例如在「抒情插曲」的第八首詩中，它所表現的正是「一種較徐緩的調子，詠歎的對象是愛情：

太空中的星辰，
幾千年來毫無變動，
它們彼此面面相覷，
懷着愛情的悲痛。

它們說着一種語言，
十分豐富而美麗，
可是任何語言學家，
對這種語言都茫然無所知。

我倒曾把它鑽研，
而且銘記不忘；
我所依據的文法
就是我爱人的面龐。

——抒情插曲

像這一類的調子，在「詩歌集」裡是很多的，而且比這首優越的還不知有多少。而在別一種情況之下，當他歌唱的對象是自然或其他事物時，調子的急迫和感情的湧現情形，可以從下面（「抒情插曲」第九首）這首詩裡看出來：

展開歌唱的翅膀，
愛人啊，我帶你前往，
去到那恆河的花野，
我認識那兒最美的地方。

那兒在靜靜的月光之下，
有一座萬紫千紅的園林；
蓮花在翹首企待
他們親愛的姐妹光臨。

紫羅蘭窈窕暗笑，
仰頭向星空凝視；
薔薇花相互耳語，
密談着花香的故事。

溫柔的聰明的羚羊
跳過來側耳傾聽；
神聖的大河之波
遠遠地傳過來清音。

我們要在那兒下降，
降到棕櫚樹林中，
安享着愛情和寧靜，
做起幸福的美夢。

——抒情插曲

但是，具有民歌風格並不就等於民歌，只是說他吸取了民歌的精華，掌握民歌的形式特點，應用

到他的詩裡來，加強和豐富他詩歌的特色，它實際上和真正的民歌還有一定的距離。這一點是必須弄清楚的。

民歌、民謠和史詩之類的文學形式，都是民間的集體創作，是人們直接在生產勞動的基礎上產生的。當然也有文人創作的民歌，那也必須在充分地吸收民歌、民謠的特色的基礎上，在對現實生活高度的激動情感中寫成的。而民歌的特色是樸素自然、生動簡煉，語言富於形象性和口語化，魯迅曾經在「門外文談」裡以「剛健、清新」四個字來比喻民歌和一切民間文學的特點。這個比喻是很恰當的。任何一位優秀的詩人，他必定是一位民歌的愛好者和極積的學習者，世界上著名的大詩人諸如但丁、莎士比亞、歌德、拜倫、裴多菲、普希金等偉大詩人，他們之所以成功和偉大，正是他們曾經花費過苦心在民歌的思想沃土裡汲取過養料，豐富了自己的作品。當然的，海涅之所以是一位杰出的詩人，也正因為他重視民歌，學習過民歌，因此而孕育出他特具民歌風格的詩作。高爾基說：「全世界偉大詩人們的優秀作品，都是從人民集體創造的寶庫中汲取來的，在那裡從很早的時候起，就創造出了一切詩的概括和一切受人崇敬的形象與典型。」（「高爾基論口頭文學」）他還說：「如果不知道人民底口頭創作，那就不可能懂得人民真正的歷史」。（論蘇聯的文學）高爾基所指的正是民歌、民謠、史詩以及一切的人民口頭文學對於一位作家的重

要性。

從世界文學發展史上看來，民歌在促進和豐富各國人民文學的發展上佔着極重要的地位，對文學創作特別是詩歌創作具有深遠的影響。它像是一串申光芒四射的珍珠，從長遠的古代綿延不絕地流傳下來，在各個不同的歷史時期中又產生各個不同內容和形式的新作品，充份反映了各個歷史時期社會生活的風貌，表達出各個時代各國人民對現實生活和社會所抱的愛憎思想。就這一點來說，民歌不但為文學工作者所重視，它同樣為社會科學工作者、

歷史學家們所重視，因為從裡面，他們可以發掘出珍貴可靠的歷史材料。

正如荷馬史詩「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它們並非荷馬個人的創作，實際上是當時流行在希臘人民之間口傳的誦歌，荷馬不過是一位編輯者和整理加工者而已。這兩部民間集體創作的史詩，不但是人人愛讀的作品，而且是各國文藝工作者和詩人必不可少的鑽研對象和學習典範，尤其在已煙沒了的古希臘史的研究中，它更成為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們一部無價之寶的史料，此即構成這兩部著作經歷千年百代而不衰的原因。此外如德國中世紀文學史「尼伯龍根之歌」、芬蘭民族史詩「英雄國」（凱萊維拉）、亞美尼亞民間史詩「沙遜的大衛」、俄羅斯人民的史詩「伊戈爾遠征記」、格魯吉亞人民史詩「虎皮武士」，等等，都是名聞世界的不朽的民間集體創作，這些作品最初都是一段段、一首又首的短篇民歌之類，最後人民才根據它的內容和故事情節，把它們銜接、貫穿起來，而形成了長篇的史詩。這些作品對世界各國尤其是其本國人民都產生過深重的影響。

海涅對民歌以及一切民間著作的重視，我們可以從他對史詩「尼伯龍根之歌」的態度上得到證明；他不但是這部名著的愛好者，而且是一位積極的鑽研者，因此，他在「論浪漫派」一書的第三卷裡會說：「尼伯龍根之歌」具有偉大的堅強的力量，這部史詩所用的語言是一種石頭的語言，那些詩句就好像是具有韻律的方石塊。無論哪一處石縫裡都涌迸出紅色的花兒，就像是血滴一樣，並且垂下長長的常春藤，就像是眼淚一樣。」從這段話，可以想見海涅對民間創作研究的精細，他尤其是多麼重視民歌中語言的運用；正由於這樣，他自己就會吸收了不少民歌的語言，運用到自己的詩歌創作中來，使到他的詩歌明顯地具有民歌的風格和精神。歌德也是一位「尼伯龍根之歌」的愛好者，他同樣讚賞這部作品，他甚至把它同荷馬的史詩並稱。當他於一八二九年四月在一次同他的私人秘書談

話時，他曾說：「『尼貝龍根』是和荷馬一般古典的；因為兩者都是健全而有力的。」（T. P. Eckermann著：「歌德對話錄」）

偉大的俄國詩人普希金，不但是史詩「伊戈爾遠征記」的愛好者和鑽研者，而且是這部著名史詩的一位積極搜集者，他曾給後人留下了許多研究這部史詩的準備工作的草稿。世界上還沒有一部個人的創作能夠同這些民間作品相媲美。從上述的例子中，也証明了任何一位優秀的詩人，他必定是民間文學尤其是民歌的愛好者。

因為民歌的創作者都是勞動生產的直接參加者，他們對生活感受最深刻，而對生活的認識又最透徹，所以他們創作出來的民歌便具有深刻、廣博的思想性和鮮明的風格，在藝術上能表現出完美的英雄典型的形象。正因為這樣，自古以來的一切民歌、民謠、史詩、神話故事和傳說，永遠充滿着豐富生動的生命力，為人民所喜愛。

由于這些具有深刻的社會意義和超絕的藝術風采的民間創作——特別是民歌和民謠，自古以來，在長遠綿連的文學長流中，不但豐富了各該國的文學，同時也推動和促進了各該國歷代文學創作的發展，特別是詩歌創作的發展。各國的民歌民謠，幫助和豐富了各該國的詩人以及一切作家的創作，同樣的，各該國優秀作家的作品，也正是在不斷地吸取了民歌的風格、在民歌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從這個相互關係上看來，我們甚至還可以毫不猶疑地說一句：民歌、民謠和整個文學創作的合流，是形成並促進文學繁榮、推動文學發展的一個最重要的動之一力。因此，我們說海涅的作品具有民歌風格，指的正是海涅吸取和學習了民歌的優秀特質，豐富了他自己的創作，這也就是海涅的作品能反映出當時人民的精神、理想和希望的一個重要因素。

海涅早期的詩作，收集在整部「詩歌集」裡的，雖然大部份都是民歌式的格調，但是在內容上，直接描寫或敘述民衆生活、反映民衆斗争情緒的作品還很稀少，簡直就沒有；「詩歌集」裡的作品，

內容多數是詠歎愛情和少部份對時代社會的諷刺和嘲笑的。雖然是這樣，但並未損及他對民歌精神及風格的掌握，他樸素自然的民歌語言，突出地體現在他的詩作裡。

海涅早年之所以多以愛情為題材，主要是因為他在年青時曾兩度嘗到愛情的甜美滋味，然後又在情場上兩度遭到失所敗；他之以對上層階級和社會加以諷刺，是因為他自小就遭受到社會對他施加的種種慘酷的磨難；受種族歧視的屈辱、支配階級的壓迫等等，這些都必然會成爲一位作家的現成而又現實的題材。在這一整段時間裡，他顯然還未直接參加過任何群眾性的活動，同群眾也缺少密切的接觸關係。因此他只能歌唱出如下的愛情詩句：

在你的面頰上
是炎炎的夏天；
在你的心兜裡
是冰冷的冬天。

我最愛的人兒！
這些都要改變。
你臉上將是冬天，
你心裡將是夏天。

——抒情插曲

民歌民謠中，有格律詩，也有自由詩，而且往往是格律詩佔多數；除了形式上大衆化和口語化之外，又很重視比興、反覆和重迭等手法，在這幾方面掌握得恰當地同內容取得辯證地統一（內容是決定形式的），那必然能寫出優秀的作品。像前面我們所引的海涅這首詩，內容所歌唱的是愛情，在語言、形式和風格上都明顯地具現着民歌的特色；詩裡不但有抑揚格律調子，而比興、反覆和重迭的手法也包容在內。在這樣簡短一首詩裡，具現着這樣完整的藝術特色，顯然不是容易辦到的。

把炎熱的夏天來比喻情人的面頰；把寒冷的冬天地比喻為情人的心，這給讀者留下一個極其生動、深刻的印象；愛情冷淡，已近於破裂。但是在詩的第二節，這種不幸的形勢馬上改變了，兩種比喻美妙地倒轉過來，詩人用夏天來比喻情人的心，以冬天比喻臉，那意思就恰好相反，此時給人的印象是：愛情處在高度的激情中。這種比喻，中國古代詩歌中稱爲「賦比興」，例如「詩經」中的民歌大都運用此類比興手法，獲得相當成功，創造了高度的藝術風采。

假使我是一只燕子，
我要飛到你的身旁，
築起我的小巢，
靠着你的門窗。

假使我是一只夜鶯，
我要飛到你的身旁，
從茂綠的菩提樹上，
夜夜為你送下歌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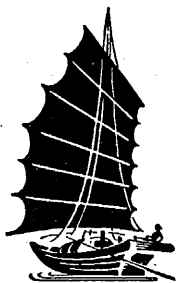
這是抒情插曲第五十九首中的兩節，藝術的魅力是够強烈的，詩裡從第一節中借用了德國著名民歌「假使我是一只小鳥」中的首句開始，在以後的三節詩開首都同樣用了燕子、夜鶯、照學等鳥類來做愛情的假設，從這些比喻的鳥類中體現出作者對愛情的真誠，忠心耿耿的態度。整首詩就在清新樸素的調子中擴展，而又在平和自然的調子中結束。

海涅學習民歌，吸取民歌的優秀特質，又在自己的創作上，反覆實踐，層層深入，創作了大量民歌體風格的詩作；由於他的詩很接近真正的民歌，博得廣大人民的歡迎，其中「還鄉曲」裡的第二首「不知是什麼道理」（按：馮至譯爲「羅累萊」）²經過德國作曲家謝爾夏配曲後，在廣大人民間流傳，已經成爲一首真正的德國民歌了。

（轉入第23頁）

南大頌歌

(型造歌詩)



李
販
魚

序 詩

這兒有一支歌？
十年前人們已經唱過；
十年後的今天，
我們又驕傲地唱這支歌。

人民的血汗，
並沒有白流；
祖先的希望，
並沒有落空；
民族教育的種子，
已經開花結果。

一九五六年三月卅日，
——這偉大的日子，
半島上，

各民族兄弟，
各階層人民，
以熱烈的歌頌，
以騰躍的歡呼，

歌頌華文教育，
在苦難中
頑強地成長；
歡呼華文教育，
在苦難中

發出更耀眼的光芒。

一九五六年三月卅日，
這偉大的日子，
半島上，

各民族兄弟，
各階層人民，
以騰躍的歡呼，
以衷心的祝福，
祝福南大，

長風萬里！
祝福南大，
大業千秋！

十年來，
南大在風雨中，
像一片旗幟，
越來越鮮艷！

十年來，
南大在苦難中，
像一支堅強的隊伍，
越來越壯大！

十年來，
南大把成千的兒女，
獻給了祖國，
獻給了人民。

南大啊，
有了妳，
我們驕傲地說：
人民的血汗，
沒有白流。

南大啊，
有了妳，
我們自豪地說：
祖先的希望，
沒有落空。

南大啊，
有了妳，
我們光榮地說：
中華文化，
千秋萬代，
永不滅亡！

晨風，
吹醒了

沉睡的大海；
朝霞，
映紅了

碧綠的山峯；
金色的太陽，
千道萬道光芒，
照在大地上，
不屈的祖國，

一秒鐘一秒鐘地，
在進步，在成長！

望不到邊際的膠山，
你早啊！
名聞國際的錫礦，
你早啊！
馬來亞的勞動人民，
你早啊！

你們心愛的南大，
祝你們早安。
你們，
結實的雙手，
創造了世界的文明；

你們，
勞動的血汗，
寫下了歷史的詩章；
你們，
更用一片真誠和熱愛，
建立了民族教育的堡壘，
——南大！

如今，
南大，
像個高大的巨人，
英勇地
站在殷紅的裕廊山。
她擋住了

東海岸的暴雨；
她擋住了
海峽的狂風；

她培育了
成千的華文教育兒女；
她造就了
成千的優秀建國人才；
她更不會忘記，
祖國人民寄望她的理想和重担。

每天，

當清晨的陽光，
照到那莊嚴的圖書館，

照到圖書館

翠綠的瓦，

殷紅的牆，

南大優秀的兒女，
就坐在圖書館里，
刻苦在研究，
埋頭在鑽研。

每天，

當清晨的陽光，
照到雄偉的

文學院，

理學院，

商學院，

照進課堂的門窗，
南大優秀的兒女，
正辛勤地學習，
專心地聽講。

每天，

當清晨的陽光，
照進校長室，
照進辦公室，

照着美麗的校園，
賢能的校長，
正策劃着南大的發展；

辛勤的工友，
正在努力工作；
所有的人，
都在學習、勞動，
工作、思想。

明天當太陽再升起的時候

南大能比今天更好，更

好！

明天當太陽再升起的時候
南大的兒女能為祖國爭
取更大的榮光！

十年來，

半島上，

對她投着嚮往的眼光；
十年來，

南大的名聲，
在國際上日益傳揚！

啊，

那是我們富庶的土地，

才使到南大

長得如此堅強；

那是我們人民無窮的力量，
才使到南大的成就
如此燦爛輝煌！

我們勤勞的人民，

忍着烈日，冒着風雨，
用金錢，用血汗，

建立南大，捐助南大！

我們貧苦的車夫、小販，

踏遍大街小巷，

喊啞喉嚨，

用金錢，用勞力，

建立南大，捐助南大！

我們華文教育的兒女，

忘了疲勞，忘了飢餓，

日夜為南大奔波，

日夜為南大義演、義賣。

我們的民族資本家，

出錢出力，任勞任怨，

把半個家產捐獻出來，

建立南大，捐助南大！

我們的兄弟民族，

馬來人，印度人，

一切熱愛民族教育的人，

結成了南大前進的後盾，

結成了南大克服萬難的
力量。

南大啊，

有了妳，

不僅是我們華人的光榮，

也是馬來人、印度人的光
榮！

有了妳，

不僅是我們華人的驕傲，

也是一切熱愛民族教育者
的驕傲！

南大啊，

妳象徵着

人民力量的勝利！
妳象徵着
民族教育的光榮！

「把子女送進南大！」
「把子女送進南大！」

像一陣風，

吹過了柔佛海峽，

吹過了怡保檳城，

吹遍了馬來亞各角落。

「把子女送進南大！」
「把子女送進南大！」

像一陣雷，

滾過了南中國海，

滾過了沙撈越、北婆羅
州。

為了讓子女進南大，

多少年老的父母，

疲倦的眼睛剛合上，

馬上就得走進陰森的膠林
、錫礦場。

為了讓弟妹們進入南大，

多少兄姊們，

白天工作，晚上也要工作、

為了讓兄姊們進入南大，

多少弟妹們，

不得不離開學校，

負起生活的重負、

為了讓一個人進大學，

為了使他成爲有用的人，
一家大小，

要節食省穿，
要多流血汗！

你看：

華文教育的兒女，
從膠園，

從錫礦場，

從工廠，

從巴利，

來了！

帶着父親滿心的希望，
帶着母親嘮叨的囑咐，
帶着兄弟們遠大的寄托，
帶着姊妹們內心的羨慕，
帶着偉大的理想，
帶着人民的願望，
來到華文教育最高天府，
來到人民用血汗建立的南大！

華文教育的兒女，

在雲南園會合了。

他們說：

讓我們手握手，

心連心，

在南大懷抱里，

一起學習，

一起工作，

一起歌唱。

他們說：

讓我們手握手，

心連心，

為人民血汗建立的南大，

為祖國美好的明天，

一起學習，

一起工作，

一起歌唱。

南大的兒女，
並沒有使母親失望啊！

你看：

每天大清早：

南大的兒女，

便走進了課室，

細心地聽着教授們的講解，

認真地學習老師們的教導。

每天大清早，

南大的兒女，

便走進圖書館；

在圖書館里，

閱讀、

思想、

研究。

怎樣求得更廣博的知識學問，
怎樣把研究成果獻給人民。

每個下午，

南大的兒女

在球場上，

奔跑、

歡樂、

跳躍、

他們鍛煉着身體，

也鍛煉着思想，

一切爲了，
獻出更大的力量！

每個晚會里，

南大的兒女，

在舞台上，

演戲、

舞蹈、

歌唱、

藝術的花朵，
在這里，

燦爛地

開放；

藝術的芳芬，

在這里，

四處呵，

飛揚。

南大的兒女，
並沒有使母親失望。

南大的兒女，

像熱愛母親一樣，

熱愛着人民，

熱愛家鄉，

熱愛南大！

他們，

用優異的成績，

爲南大爭取榮譽，

他們，

用勞動的雙手，

把荒蕪的池塘

變成美麗的南大湖，

把凹凸不平的紅土山

變成碧綠的山丘。

爲了瞭解人民的生活，

爲了描繪祖國的面貌，

南大的兒女，

路過泥濘的鄉村，

踏過崎嶇的山道，

他們的足跡，

還踏過千條街萬條巷

南大的兒女，

是祖國兒女的好榜樣，
他們，

一面努力鑽研、學習，

一面勇敢地面對生活歌唱，

一面又關懷着祖國人民的

安康。

馬來亞啊，

南大的兒女，

隨時響應你的召喚！

(三)

赤道的土地啊，
是個多風雨的地帶……

風，

吹過破陋的鄉村，

吹過吵囂的城市，

吹着半夜睡不着的人們……

雨，

打着沉寂的膠林，

打着千瘡百洞的錫礦場，

打着人民血汗建立的南大。

南大，

在風雨中

成長。

南大，

在風雨中

受難。

你看：

風，

雨，

雷，

電，

正向南大進攻，
正對南大襲擊！

……
……
……

風，

吹倒了樹木；

雨，

沖走了泥土；

雷電，

在天空打閃、吼叫，

然而，

南大，

並沒有動搖！

南大呵，並沒有動搖！！

雷電沉寂了，

暴雨敗退了，

狂風疲倦了，

南大，

還是一樣牢固，

還是一樣堅強，

南大同學，

在裕廊的山崗上，

又唱起了勝利的歌。

熱愛南大的人，

一雙雙的手，

又伸向南大；

一雙雙的眼睛，

又注視南大；

一聲聲的呼喊，

呼喊著南大！

南大，

在風雨中，

得到了考驗；

南大，

在風雨中，

鍛練得更堅強！

你看：

新的理學院，

建起來了；

新的文學院，

建起來了；

大運動場，

建起來了；

大禮堂，

建起來了！

南大，

在風雨中

得到了考驗；

南大，

在風雨中

鍛練得更堅強！

十年來，

南大的兒女，

把南大的榮譽，

帶到了偏僻的鄉村，

帶到了熱鬧的城市，

帶到了學校、商行、

膠園、工廠。

十年來，

南大優秀的兒女，

把南大的榮譽，

帶到了日本，美國，澳洲，

帶到了，亞洲非洲，拉丁

美洲，

帶到世界各角落。

你看：

一輛輛的巴士車，

載着華人、馬來人、印度人

、小孩子，

從檳城，怡保，吉隆坡，

從祖國不同的角落，

開向南大，

開向華文教育的堡壘。

你看：

一批批的學者、專家，

一批批的旅客、學生，

從日本，英國，美國，

從亞洲，非洲，拉丁美

洲，

千里迢迢飛向南大

、

飛向華文教育

最高學府。

南大的榮譽，

在華人、馬來人、印度人，

在馬來亞各民族間傳開了；

南大的名字，

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

在世界各地傳開了！

勞動的人民啊，

你們結實的雙手，

創造了世界文明；

你們勞動的血汗，

寫下了動人的歷史；

你們更用一片真誠和熱愛，

建立了民族教育的最高學府

、

建立了維護民族教育的

銅牆鐵壁！

勞動的人民啊，

有了你們，

任它狂風暴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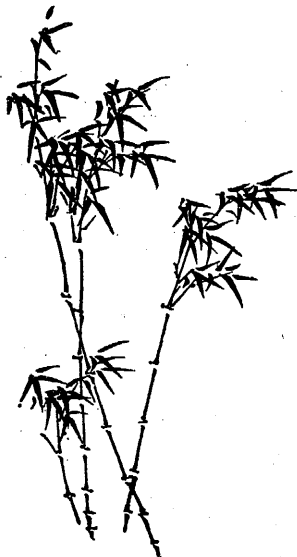
火海刀山，

南大，

還是一日千里地，

前進！前進！

（稿于六三年）



夜

讀

偶

記

有人用眼淚去告別舊的事物，也有人用歡笑去告別舊的事物；這兩種人對未來持有不同的見解。能够以歡笑去告別舊的事物的人們必然也能够以歡笑去迎接未來，但是以眼淚去告別舊的事物的人們却只能以眼淚去迎接未來。這是讀了『櫻桃園』給我的一個很大的啓示。對朗涅夫斯卡雅，加耶夫以及一切屬於舊時代的幽靈們，未來是可怕的，他們的遲滯的眼睛不能看看未來的陽光。他們寧願做幽靈，寧願圍繞在古老的墓穴邊沿，讓蛀蟲把他們的生命蛀掉。他們懷戀過去，懷戀他們的童年，而他們的最大能力僅僅是幻想，彷彿幻想就能够為他們解決一切問題。一窩子臭氣相投，懦弱無能的人們，一羣不值得人們去同情的僵屍！

特洛費莫夫畢竟不同。他是大學生，他的理智認識到新的事物，他滿口都是高談闊論，可是當他面臨着一個抉擇時，他退縮了，像一粒洩了氣的皮

球。無論如何，他是屬於舊時代的人們，他的感情無法突破舊的藩籬；光輝燦爛的未來並不屬於他的！

安尼雅，多麼不同的安尼雅！唯有她用歡笑去告別過去，唯有她沒有去懷戀過去。一座櫻桃園有什麼值得去惋惜，根本就是浪費眼淚。她說：「咱們離開這兒。……咱們另外再去種起一座新花園來，種得要比這一座還美麗。你會看得見它的，你會感覺到它有多麼美的，而一種溫柔、深刻的幸福，也會降臨在你的心靈上，就像夕陽斜照着黃昏一樣。到了那個時候，你會微笑的……」最後，他勇敢地、微笑地向過去告別：「永別了，我的房子……永別了，我的舊生活！」

安尼雅就是詩。她擁抱陽光，她象徵美好。幸福是屬於她的，未來是屬於她的。她是千千萬萬追求光明的人羣中的一員。未來是不會拒絕她的！

契訶夫並沒有替舊的事物寫出輓歌。他一手埋葬了過去，另外一部手揭開未來。人們感覺到的並不是憂鬱、沉悶的空氣，而是開朗、清爽的笑聲。

讓我們也跟安尼雅一樣用歡笑去告別過去吧！

· 火 燁 ·



我不是那種祇在春天裏才愛花的人，而恰恰相反，我愛的却是那經得起風打雨淋日頭晒的耐多的花兒。我知道，人們經常把愛看得那麼自私，那麼狹隘，這些人只愛花的外表，而不愛花的精神，他們只會愛花的色彩繽紛，而不懂愛花的結實和芳香，他們只愛那花朵而不兼及她的根莖葉。他們愛的是美的形式，不是美的生命。

我愛的不僅是那花朵，而且也特別愛它的根、莖、葉。也許，你覺得那根，混和着泥沙，一定是骯髒的，不美的吧？然而，一切美的花朵，不都是根的辛動的勞動的果實嗎？不都是根和泥土的結晶品嗎？沒有那所謂「骯髒」的——一切「美」的母親，美麗的花朵又從哪裏孕育呢？

花的莖和葉，正好比一個人的人格和意志，柔弱的莖，經不起風一吹



· 岡 茨 ·

雨一打，就要折斷其筋骨了。不堅韌的葉子，遇到風括雨淋，也自然就凋零飄落了。骨頭不硬，腰不結實，意志不堅強的人，有朝遇到困難和挫折，也就不就像經不起風霜的植物，它必然會枯萎、凋零了嗎？

是真正的好花，就一定有好的根、莖、葉——是真正的好伙子好姑娘，就一定堅強，不怕風吹雨打，以屈強的意志，就像堅韌的花和莖一樣，天天向上，迎向太陽！

馬來亞沒有四季，自然也就看不到什麼花兒在冬天裏依然開放，但不必失望，我們這裏却有許許多多年青、正直的姑娘、小伙子，他們不是都經得起風吹雨打，禁得住水裏泡、火裏煉的最美麗的花朵嗎？

他她們，在這時代中，經受着困苦，經受着折磨，然而，他們的生命依然閃耀着，並且將更燦爛地放射出青春的光芒！他們在風雨中成長，在風雨中歡唱，他們是冬天裏最美麗的花朵，他們以笑來迎接即將到來的春天，春天才是屬於他們的！

妖艷的花朵只能插在油膩的腦滿腸肥的女人的頭上；沒有血色的花朵只配供在低級無聊者的客廳裏；耐不了風霜的花朵，只好在風雨中哭泣，或躲進斗室裏去過狹窄的生活。只有那經得起風霜煎熬的花朵，在田野間，在大河岸，在廣潤的藍天底下，自由舒展，吐放出朵朵鮮艷的花瓣……

（稿於六五年五一勞動節後）

鐵

抗

談

諷

刺

·程晉餘·

文學上的諷刺具有優良的傳統。作為一種藝術手法來考察，早期馬華作家鐵抗的「談諷刺」是有相當的參攷價值的。在這篇三千餘字的短論里，鐵抗做了精簡的分析，給我們解決了若干有關諷刺的原則性問題。

諷刺，在世界文學史上也有悠久歷史。莫里哀的喜劇、海涅的諷刺詩、蕭伯納的戲劇、吳敬梓的「儒林外史」，都常被徵引的出色例子。諷刺表現在各種文學樣式里，在反映現實的過程中光榮地完成了任務，給社會的黑暗面和腐惡的事物以有力的鞭撻。中國在五卅運動以後，文壇上產生了魯迅先生的雜文，諷刺掌握在魯迅先生的手中變成銳利無比的匕首投槍，於是，諷刺很自然的遂成爲了雜文的藝術特徵；后人在論到諷刺時，經常把它和雜文聯系在一起。

在「什麼是諷刺」一文中，魯迅先生提出了精闢的看法：「一個作者，用了精煉的，或者簡直有些誇張的——但自然也必須是藝術的地——寫出或一羣人的或一面的真實來，這被寫的一羣人，就稱這作品爲「諷刺」。魯迅先生在這段話里強調了兩點：一、諷刺必須寫出事物的真實性；二、必須用藝術的手法來表現。因此魯迅先生又說：「諷刺的生命是真實

」。鐵抗承繼並發展了魯迅先生的這一觀點。在「談諷刺」一文中，他寫道：「與黑暗醜惡作戰，除取正面的攻擊外，文藝家寫家時常採取攻心的手法：諷刺。」又說：「諷刺以其委婉，尖利而隱晦，以及對靈魂直接咬噬的力量，仍然保有牠的重要性。」

在這里，鐵抗明顯地看出諷刺文章是產生于黑暗不合理的社會，而諷刺正是一種作家與之抗爭的藝術手法；同時，這又是一種較爲隱蔽的「攻心的方法」。鐵抗十分巧妙地把諷刺與曲筆聯系在一起，諷刺必須依附于較爲曲折的筆法而使用。這就使曲筆獲得了生命，顯得更加靈活而有力。這種手法之所以顯得更需要，又是導源于一定的社會制度。他在駁斥某些人以爲「諷刺是過時的技術」的論調時寫道：「這在正義的勢力遠較腐惡勢力優越的地方固然如此，在相反的地方，諷刺：：仍然保有牠的重要性。」這是十分正確的。

了解了什麼是文學上的諷刺，諷刺產生的社會根源及其積極作用之後，接着要解決的就是如何把握這一藝術的問題。針對上述問題，鐵抗提出了他的幾點意見：

「首先，應得問問自己，够得上諷刺那個人那事麼？」於是，鐵抗提

出了作者的人格基礎問題。他寫道：「我以為：作者的人格基礎問題在馬華文壇上提出，不特十分新鮮，而且非常迫切。」接着他批評了一些作者，在諷刺別人時往往也擊中了自己，正是由于作者自己的人格也不够理想的緣故。鐵抗又引魯迅爲例：「我們知道魯迅先生什文之所以偉大，一半由於他的進步的眼光與熟練的技巧，一半由於他的人格，所以研究魯迅：：：：：離開魯迅的人格，單純地研究他的雜文就毫無意義。」

這種見解是相當精闢的。具體說來，鐵抗提出諷刺文章的作者的人格基礎問題，具有如下兩個理由：一、人格完美的作者不會隨便鑽空子，他匕首投槍亂拋擲，或則公報私仇、或則借以打擊別人，抬高自己；二、人格完美的作者的諷刺具有較強的說服力，因爲他所諷刺的對象都是與自己格格不入，所諷刺的醜惡現象都是爲自己所無的。

當然，在這裡，鐵抗是忽略了諷刺作者的思想立場問題。任何藝術方法，只有服從于正確的思想立場，才能發揮其積極作用。諷刺這種藝術手法也只有服從于一定的正確立場，才顯示出其巨大意義。忽略諷刺作者的思想立場問題，是鐵抗的「談諷刺」

一文明顯的缺憾。

鐵抗針對把握諷刺藝術問題所闡揚的第二個意見是題材問題。他要作者「選擇最適當的題材」，他說：「文學上的諷刺是一種攻擊的手段，她無例外地針對着腐惡，卑劣與黑暗。」他反對把別人生理的缺陷、醜陋、口吃，或某些生活上的小節作爲諷刺的材料。鐵抗的意思是異常明確的，他要諷刺作者擴大視野，反對鼠目寸光；他要求把諷刺化爲銳利的投槍匕首，使一切魑魅魍魎無從遁逃。

在論及諷刺文章的創作原則時，鐵抗的這些意見就表露得更爲明晰。他首先要求作者們要從馬華現實發掘題材，反對從陳腐的廢墟找古董。其次，他要求諷刺的對象必須是有本質意義的、典型意義的。把芝麻瑣屑的現象當着寶貝，把個別的偶然事件全般來描繪，都不符合諷刺文章的創作要求。這對於那些把諷刺當着萬靈法寶，似乎對什麼現象都非攻擊幾下不可的作者，無異是當頭一棒。

鐵抗的「談諷刺」並不算長，但却給我們解決了如上幾個有關諷刺的原則性的問題，而且至到今天還不失其指導意義；這在某種程度上無疑也說明了鐵抗在文藝理論方面的造詣。今天的馬華文藝工作者，必須繼承鐵抗的道路，向鐵抗學習，並在文藝實踐中發展鐵抗的觀點，更有力地使用諷刺這一武器。最后，讓我們引鐵抗的話來結束本文吧：「注視黑暗的週圍而運用這一藝術，是每個文藝青年的任務。」

二哥啊，我還要告訴你……

周京

二哥，每次探訪你，我心里總裝滿了深切的問候，熱情鼓舞的語言，還有，親友送來的水果……

我沒念出他們的名字，

二哥，你想想該會知道吧。

只要你精神好，

我們也就放心了……

二哥，你像是要說什麼

老是笑着，動着口唇，

其實，你沒說出我心里也知道，

是不是，你們每顆心仍舊燃燒着……

我們何況不是一樣？

盼望黑夜趕快過去，

讓我們兄妹、親人

不再分開。

二哥，你像是要問什麼？

滾動在口唇的話，又吞了回去，

真糟呀，見了面老是那不出話。

縱使是家常，也該告訴你。

爸媽不像以前那樣傷心，

在夜里，他們關照你多穿衣，

弟弟開學時，又被同學選中了班長，

他時常說，有人談起你……

嫂嫂又有個男孩子，

真巧啊，豬寮里那條母豬，

那晚也生下了十隻小豬，媽說是喜福臨門，只是感嘆飼料又漲了價……

那條通向會所的泥路，

不覺得又長滿了雜草！

二哥，你猜想這回是誰發動除掉它？

是我們隣居，老阿祥伯呀。

那塊多糾紛的地，

地主又搗起鬼，已兩個月不收地租了

，村民們照例自己收集了地租，

通過律師寄出去了。

哦，二哥，還有

那識字班老師李大姊，

常來村子里拜訪我們，常掛念你

她問你要看那一類的書？

……

每次我們談得親切，

那殘酷的時間、扳着冰冷的臉孔，

老是冷冷說下次再談。

哦，二哥，我還要告訴你……

二哥啊，我還要告訴你，

我們村子里並沒有荒蕪

二哥啊，下次我還要再告訴你

我們的村子里並沒有荒蕪呀！

面目，而是採取消極的和放任的態度。

據她的看法，她對「大仙」的讓步是『爲了工會』，是爲了

避免『牽涉起一些執委的人事問題還是什麼事』，爲了避免小陸的不滿而『搞得他們幹事會鬧分裂』，這實在是錯誤的想法。因爲個人主義思想（大仙是代表性人物）和宗派主義思想（小陸是代表性人物），是會損害到工會及工友們的利益，因此，在一個進步的組織中，是不允許有這種思想的存在的。現在在阿蘭及王秘書等人的工會中，存有這樣的領導人物，他們却不向這種錯誤的思想展開鬥爭，而是採取消極放任的態度。阿蘭的作法，不但不能給工會及工友們帶來什麼利益，反而帶來了害處。她沒有及時指出「大仙」及小陸等人的缺點，這將會使一些思想較低的會友受到他們的影響，等到有一天必須與這批人物攤牌時，鬥爭將會更困難。

阿蘭及王秘書的作法，將會助長個人主義及宗派主義的氣焰，而且最終將會使工會及工友的利益受到損害。

陳夏君並沒有對這類錯誤的思想提出批判，因此，該文是一篇有着極嚴重的鼓勵個人主義、宗派主義及鼓勵人們對這類思想採取妥協態度的錯誤的主題。該文將會給讀者帶來極壞的影響。

由該文我們可看出作者是對處理人事糾紛的方法及對待思想上的缺點的態度都存有錯誤的看法。希望作者除了提高文藝理論之外，還必須提高思想認識水平。

• 筆鋒 •

談談「好機會」的主題思想

短評

一篇好的現實主義作品，最主要的必須有鮮明與正確的思想內容，寫作技巧當然也是很重要的。但是我認爲寫作技巧還是較次要的問題；假如說一篇寫得十分生動的文章，其思想却是反動的，那麼，這篇文章又有什麼價值呢？反之，一篇寫得不很生動的作品，其思想內容是積極的、含有教育意義的，那麼這篇作品自然有其一定的價值。我們不能對每個作者的寫作技巧有太高的要求，因爲寫作技巧是必須時常加以鍛鍊才能提高的。因此，在本文中我只是對陳夏君的「好機會」（現代文藝第六期）提出我對其思想主題的看法。

「好機會」的主題思想是表現在女主角——阿蘭的身上。當作者開始描寫阿蘭這個人物時，我對她的熱愛工作、熱愛會友及自我犧牲的精神感到欽佩。但是，當她在處理「大仙」與她爭奪「群島報」的工作這個問題時，她却患上了思想上自由散漫的毛病。她明知「大仙」是一個個人主義者，明知他到該報館工作是爲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爲了工會及工友們的利益，因此像他這種自私自利的人，很可能被老板利用來破壞工友們的團結，而且他的自私行爲可能使會友們對領導層失去信心，而阻礙了會務的發展但她對「大仙」的錯誤思想却不提出批判，也不暴露其自私的

稿于1965年4月26日。

一個財副的日記

· 吳
· 禹



二月十五日

失業多年來，今天的心情算是比較開朗一些，家人也因為我的工作有了着落，全家喜氣洋洋。

家嚴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在這失業的浪潮洶湧澎湃的現階段，尙能替我掙得一份較「體面」的書記工作，這一點我是非常感激家嚴的關照，然而，我的心裡還有些餘悸的是聽了家嚴的這一些話：

「……那位老板是以苛薄吝嗇見稱的，他從不讓工友或書記有些空閒的時候，所，你去工作非注意不可……。」

自由慣了的我，散漫慣了的我，今後寄人籬下，又在這樣一位老板管制下，不知會適應這樣的環境嗎？

對這個問題想了老半天，還是得不出一個正確的答案，心裡，也是喜一半，驚一半。

唉，算了，要來的總是會來。癡想等於多餘，還是早點蓋被睡覺，準備應付明天。

二月十六日

第一天上工

老板指定角落頭的一張桌子給我坐一天啊，這也叫辦公室，我坐的椅子會動搖的，桌子就像小學生上課時用的一樣。這是我從來沒有看過的。

我坐定後，老板笑嘻嘻地跟我說：

「……你來這裡工作是很有前途的，不過，你要認真學才可以，我這裡要學的東西多得很，只要你不計較薪水的話，將來是不怕沒有前途的……。」

滿口都是令人羨慕垂涎的話，假使家嚴不事先介紹這位老板的本性給我聽的話，我將百分之百地相信他的話，如今，面對這些動人的話題，我只相信三分吧了。

二月十七日

對了一下賬，抄了一些銀行支票外，整天悶坐在辦公室裡。

閒坐一久，我自己便想到：在這樣的一個場所，我能學到什麼呢？

二月十九日

和前一兩天的工作一樣，抄完賬後，我又悶坐在這不像樣的辦公室裡。

大概是老板看我坐了太久有些不爽吧，就叫我過去，親自教我一些數目的計算方法及材料的價錢，還

教我如何應付顧客等。最後，他這樣交代我道：

「以後，工人少的話，最好你也能幫忙他們一下。」

今天，上了一次課，也得到了指示，應該謝謝老板才是。

二月二十五日

最近天氣悶熱異常，精神老是感到不舒服。

所謂「禍不單行」，實在對得很，精神一不好，賬目上記少一元我也沒有發覺到，反而給老板看到。我沒有想到，老板會因為這一點小錯誤而發這樣的脾氣：

「……我這樣化的錢太不值得，請你來原想替我掙多點錢，反而叫我虧本，這還了得，不，不可以，以前對過的賬非重對不可。」

過後，又指桑罵槐一頓。

我滿肚牢騷，卻無處發洩。除了眼淚往肚裡吞外，寄人籬下的落魄漢，還有什麼可作為的呢？

算是第一次，我認清了老板的真面目。

三月一日

老板的例常習慣是：早上一到辦公室後，就脫掉「峇都」鞋，換上一雙幾年來沒換過的拖鞋。

今天早上，忽然有一隻不見了，老板找了老半天，又動員所有的工友，還是找不到。

於是，他馬上扳起臉孔，都農（口旁）着說：「不知那個天壽，連這種拖鞋都要……」

整日裡，老板的那副棺材臉總是陰沉沉的，叫我們很是提心吊胆。萬一稍有差錯，那可不知要如何是好？

工作廿多天以來，今天自己才有這種感覺：「唉，幾時我才能離開這種令人窒息的可怕地方呢？」

是的，我恨不得越快離開這裡越好。

三月十四日

今天工友少來了兩位，自己又得代替他們的工作了，真是倒霉。

老板時不時地抬起頭來偷看我工作。為了在他的面前顯一點顏色給他看，在囉哩車上，我拼命地做。那裡會知道呢？我用力太猛，往後一退，就從車上滾了下來，手皮都擦破了，血也傾注而流，骨頭酸痛得很，工友們以為我重傷，都包圍過來問長問短。

我以為老板也會問一兩句，想不到一走進辦公室裡，老板的頭不但沒有抬起來，連看我一眼都沒有呢。

「哼，算你自己倒霉，」我想，這時老板的心裡這樣想的，只是沒有講出來吧了。

想到這裡，心裡一酸，眼淚也差點掉下來。

這時，我恨不得越快離開這裡越好。

三月廿日

工作迄今，一個月有餘。

閒坐在辦公室裡，無聊得很，腦海中也產生了很多問題。我心裡想道：

「這個月來，我得到了什麼呢？我學到了什麼呢？我對生活的認識又加深了多少呢？」

有一位年



青的姑娘

· 朝朗 ·

有一位年青的姑娘

騎着鐵馬奔馳在道路上
姑娘的眼珠滴溜溜地轉
可不知她懷着什麼思想

「在我們生活的道路上
友誼的花朵四季常開……」
——姑娘輕聲哼着調子
臉上浮現絲絲的微笑

啊，這熱情的歌聲
早已震响着整個鄉村課堂
這「友誼的花朵」
早已開放在孩子們的心房

一陣輕風將姑娘的歌聲播開
姑娘的心啊，比起風兒飛得還快
她彷彿看到了，眼前的孩子們
個個正在焦急地把她盼望和等待

有一位年青的姑娘
騎着鐵馬奔馳在道路上
姑娘的眼珠滴溜溜地轉
她現在可多麼渴望、多麼渴望
立刻就出現在孩子們的身旁

一九六三年四月稿

姑娘希望

· 先笑朗 ·

成羣的白鴿
穿流在白雲間
披一身陽光亮閃閃
東一朵來西一朵
宛似仙女散花送人間
瞧，那邊又飛來一隻
飛得多安詳多輕巧呵
不，不是
是一位樸素大方的姑娘
她抱着一懷的紙張
跳躍着奔向我们
你看她，烏溜溜的眼兒迸射光芒
頰上開出了兩朵紅暈

兩條辮子震得左右蹦跳
你看她，每發一張紙
眉兒一揚，唇兒綻開
飄起笑聲陣陣又走開
我笑着接過一張
上面紅字題標寫道
「識字班招生……」
年老眼花的鄉親們問道
「阿妹喲，這里面講的是什麼
？」
姑娘豪爽地說道
「孩子們是聰明的
我們希望他們也唸書

他們粗壯的手也應拿起筆來
希望他們將來用銳利的筆鋒
像獵人射殺猛獸一樣
投射一切的惡人
希望他們像鷹一樣英勇
像戰士一樣戰鬥在風雨中
希望他們成爲勤勞的園丁
辛勤地建設祖國花園
更希望他們能像白鴿一樣
在碧空裡，在自由的時代裡
自由飛翔，縱情歌唱……」

六五年

（上接第17頁）

一遍又一遍，縈繞着這些問題，自己的腦海中老是得不到一個準確的答案來。

說我得到些東西，不錯，我的確掙到幾個臭錢。

說我學到些知識，不錯，我的確上了「愛錢如命」的一課。

說我已經擴大了生活圈子，不錯，我的確認識了幾個多餘的人。

還有呢？沒有了。

像這樣生活下去，太使人害怕了，大窒息人了。我想到自己是一位血氣正盛的青年，本來應該爲大眾多做一點事，反而讓一位「只懂得錢」的老粗管制着，拉着前進的脚步。這一點，怎不會令人傷心呢？

不，不行，我得趕快離開這裡，即使失業的生活更清苦些，總比這種受人箝制着的生活來得更愉快與幸福。

是的，那幾個臭錢，能毀掉一個有志青年的前途嗎？

揀咖啡子的女工

· 樹生 ·

這是座咖啡廠，里面擠滿了成百的老幼女工，她們用熟練的雙手揀着咖啡仔，如鴿子啄食般的迅速，男工比不上，機器更辦不到。如果你看到每天用大型羅厘運走的咖啡仔，每一粒都是經過她們的手揀出來的。你就會對她們神奇的雙手敬佩起來。

一座鐵門牢牢地接在廠門口，廠內幾百袋的咖啡子堆集在三個角落，留下兩條寬約十尺的通道及辦公室寬敞的一角，廠內光綫不大充足，白日里也得開電燈，只有辦公室那一角有兩扇窗的陽光。揀咖啡子的工人就是在這些空隙間工作的，另一半的工人是在沿着廠周圍走廊搭起的帆布蓋底下工作。帆布的一端貼在牆壁窗戶上，他一端是繫在籬笆上。由於籬笆非常低矮，帆布好像遮蔽秘密似的把窗戶都包圍在底下，陽光永遠鑽不進窗戶，照不出那一群在昏暗中苦幹的工人。間後的馬達聲也像被壓抑似的若隱若現。

在這神秘的咖啡廠里，時間好像倒退了一百年，彷彿你回到十八世紀歐洲的工業社會。看！里面滿都是女工和童女，年長的頭上已經長出白髮，幼小的却只有五、六歲。她們在不合衛生條件底下工作了一整天，但是她們永遠吃不好穿不好。請看看那位老婦，一件藍衣和黑袂沾滿了灰塵和麻袋「毛」，滿頭的灰白，老花眼鏡上蒙了一層白。她是去年才來工作的，旁邊是她的孫兒，今年才七歲，還沒有進學校。他們初進來工作時，只是寄幫在舊工友那里學揀，每天約揀一簍箕，分得四、五毛錢，一個月熟練後，工頭分配出一塊三張麻袋的位置和一些簍箕、篩斗給他們獨自揀。現在他們兩天已能揀出一袋子來。請聽聽老婦的訴說：「生活真難呵

，兩天才賺兩塊半錢，還不够喝水呢！」
她脫下老花眼鏡，揉着眼睛說：「眼睛花了，常常揀錯了；雙手也硬了，我的孫兒比我揀快得多了。」

確實，那孩子的手的確比他的祖母揀得快，看他兩手并用，如鴿子似的往篩裏啄，一會兒已揀出一小堆來了。那是一個可愛的孩子，只是清瘦了些，沉靜得不像一個孩子。如果她是生長在一個好的環境里，他該是個豐滿而天真的天使吧，他的生活里也該充滿了歡樂和幸福，也許已經進了幼稚園呢。可是現在他的小而嫩的雙手却要負起生活的担子，這是誰的罪過呢？

苦難的人是各種各樣的，苦難的遭遇也是各種各樣的。揀咖啡子女工就是一羣苦難的人。這里有孤苦的寡婦和孤兒，失業者的妻兒，抱病者，懷孕者及被遺棄者。他們家里有的是風燭殘年的父母待養，有的是嗷嗷待哺的兒女或弟妹，有哇哇的嬰兒在等待奶水，他們的家裏可能正在等待他們拿錢回去買米或買藥。身在工廠，心里怎能不掛念着家中呢！揀起一粒咖啡就是增加一分希望，然而呀，每一粒也得付出一滴淚水！

揀咖啡子看來是一種簡單的工作，只需把未揀過的子篩過，揀出那些好的品種（白子）；可是這裏的咖啡包頭運來時都不滿，但拿出來給工人揀時，每一袋都裝得滿滿結實。所以女工們雖然揀得很快，揀得眼花手酸，袋里的子却減少得很慢。一個熟練的女工，一天只能揀半袋子，賺得少錢。爲了賺取這區區之數，他們往往還得忍氣吞聲。照規定，女工揀過的子，每一簍箕都要工頭檢驗過才可裝入袋中。這是一個難關，如果工頭不爲難你，就可以順利的通過；可是工頭的心是鐵石一般的硬，冰一樣的冷，往往將工人揀過的子打爲不合格，要他們重新揀過。有一些女工受不了這種折磨，偷偷避過工頭的耳目，擅自把子倒入袋中。可是，一旦給工頭發現，那他要恨你入骨，臭罵了你一頓還不够，

以後檢驗必給你各種爲難，當你揀滿一袋，他還要拿簍斗往袋里亂捅一通，不幸被發現有黑子，或者他認爲不滿意的，那你這一天的勞動就算白費了。工頭的惡毒還有一招呢！那些得罪工頭的女工，往往會發現她們未揀完的子憑空增加了許多。大家都知道這是工頭在向她們施報復，却也無可奈何。不平的事還多着呢。

同樣是一個工人，那些被經理看上的年青女工或是和工頭有關係的人，却享有特別的優待。她們被安排在辦公室的一角，有足够的光綫，又有電風扇，而且她們都分配到較容易揀的子；揀過的子不必經過檢驗，甚至可以把它一些揀不完的子傾倒在地上。她們一天尙可以賺到兩塊半錢。苦的却是那些得不到「垂青」的女工，她們不敢把子撒在地上，却要受到無理的叱喝，漫罵和咀咒，而且還要負擔揀拾那些撒在地上的子。

女工的勞力是低賤的，女工的痛苦是不足道的，只有老板的利益是至上的。爲了應付貨期，不惜摧殘工人的身體，要他們趕夜工。女工們揀得手酸脚麻背酸痛，疲乏的眼睛也睜得流出眼淚。飢餓折磨得她們全身發抖，疲憊盤困她們，家中的掛慮更摧揉着她們的心。可是，那老板啊！還說這是給工人的恩惠，給他們帶來了額外的收入。這究竟是什麼世界呵！

摧殘了工人的身體還不算，折磨了工人的心還不够，可恨的老板可還要污漬工人的靈魂。老板的咖啡粒粒皆黃金，深怕工人奪走了他的財寶，圍起了鐵門和鐵籬笆，仍不安心，還叫了高大的孟加里在鐵門外監察做工的女工。只因她們是工人，只因她們貧窮。

日子隨着風風雨雨過去，走廊上的柵子已開始腐爛了，一夕的風雨，帆布破了幾個洞，早晨，當女工們仍在埋頭工作的時候，幾股陽光偷偷地鑽進了廠房里，映得滿廠亮晃晃，引起滿廠的歡呼。後間的馬達聲也乘着陽光，穿過漏洞，伴着和風在柵梢上響成了一片呼啦啦……

在 新 的 海 岸 上

(蘇聯)保列維作
江霖譯



當工程師維蘇柯夫和我結束談話時已是很晚了，他就提議我到他住的地方過夜。他說他在一個哥薩克家庭的屋子中租了一個房間，相當近，在一個最近才遷移到新的海岸上的村子里。

我們叫的船已經來到了碼頭，我們也準備好要走了，在最后一刻，維蘇柯夫被邀參加一個由建設工程主任召集的緊急會議。工程師噓了一聲。「我們半個晚上都會在這兒，」他說。「咳，你何不自己上我哪兒去？船在那邊等着，船夫會將屋子指示你，就在岸邊，而我也可寫一張條子給屋主讓他知道你。」

一說就做了。我們的快艇的發動機吼叫着，橫切過了海灣，微微起伏的海浪為夕陽最后的光輝染成了深紅。我們的速度很高，艇隻的船身半躍出了水面，兩邊的海水像兩座玻璃牆一樣湧着，向船尾退去。

在這年青的海灣中悠閒地憩息的一羣野鴨嚇得飛走了，快艇尖銳地拐了個彎。而在對面的崖岸上，座落在一個寬闊山丘的頂上的一個小村子的景象展開在我們眼前。我們可清楚看到那個大廣場，還有圍繞着廣場的高磚屋子。

事實上，這村子看來倒是不像村子。還不如說它是根據現代化建築規格建起來的一個小鎮。但是從山丘那兒向我們傳來的聲音却是黃昏時分的農村聲響：公雞起勁地呼應啼叫，一大羣吃得飽飽的牛滿足地咩咩叫着，還可看見牠們沿街道穩重地走着，在背后揚起了乳白而帶金黃斑點的塵土。這鎮有個安定的外表，但在一些街道上缺乏鋪道，草木的稀疏顯示它還年青，還未有時間適當地繁茂發展。一陣涼風從海面吹過來，大浪頭在陡峭的海岸底下翻騰，沙沙地沖擊着狹灘上的圓石塊，而帶着劈拍的聲音搖擺着泊在渡頭邊各種各樣的小艇輕舟，這些小艇輕舟好像魚羣擁着魚餌般聚集一起。

發動機關掉了，隆隆聲靜息下來

，舵手靈巧地駕駛着我們的艇，艇身安定地向渡頭而去。

工程師的屋子只是兩步遠。要到屋子去得爬上一條粘土小徑，脚踏上去時小徑還發出清脆的聲響，我們再來到頂上一個陡峭的崗上。

屋子的主人，一個晒得黑黑，大個子的哥薩克人，那張樂天的相貌叫人猜不透他到底是四十還是六十歲了，以一種看來抑制的神態招呼了我，不匆不忙地掛上了他的眼鏡，將維蘇柯夫的條子過了目，讀的時候還把紙條攤得離眼睛老遠的。

「嗯，進來吧，」他說，「這也不是第一次我們在這兒接待我們房客的朋友。他有那麼一大把呢。」

他好像心不在焉，還像發了火，一點也不試圖隱藏他之並不特別樂意他的家中來了一個陌生人。

裏面的寬敞的房間依舊發散着白天疲人的熱氣，雖然它的窗大如公館的一樣。青蠅發着大提琴的低音的嗡嗡聲在天花板下面飛鳴。這一切都提示着最好還是走到涼爽的街上去等待維蘇柯夫回來。

「你要就去吧，」我的主人立刻同意了。他送我到門廊外，除下眼鏡，睜着不耐煩的眼光向街上尋索着，在暮色漸深的陰影中，街道已是矇矓了。街上沒有人，他顯然是懷着惱氣，拍地合上了眼鏡盒。

「或者你會喜歡下到岸邊上看看那個海？來到這兒的每一個人都為它的景色所迷住了。它是世界上最年輕的海。不久前他們還來這兒拍影片。聽到它的喧嘩嗎？」

一短暫間，一絲微笑浮在這人的晒黑了的臉上，但他即刻又回復了先前抑制着滿懷心事的神情。

纖弱的阿拉伯橡膠樹長在海岸上，當我順着那條舊路下到海岸時，可以聽到它們的葉子颯颯作响。風歇了，夕暉，帶着青綠與粉紅的色彩，還在水平線上搖曳，但星星已經現出來了，在發黑的天空中發出耀眼的的光芒。一層霧籠罩着海，又厚又濁的，只有波浪的輕輕不斷的沙沙聲才指示出海是在那裏。緩慢地，霧延了過來，厚厚地籠罩着海岸，將清爽潮溼的氣息拂在我的臉上。我脚下的小徑好

似溶掉不見了，我幾乎是摸索着尋路走下去。忽然，靠近身邊的地方非常清晰傳來一個親嘴的聲音，使我當場呆住。我腳踏的一塊圓石頭滾了下去，掉到水中。一個女孩子驚怕地輕叫了一聲，而一個男人鎮定的聲音，衝破了沉靜說道：「妳怕什麼呢？一定有人經過這兒，歡迎。我們彼此都沒有相干。」

一短暫間，兩個模糊的影子輪廓出現在我的右側，一個男的高的身影，和一個女的，只矮了些許。

一輛腳車鑲製的部份灰暗地閃了一下就不見了，我走到水的邊沿，爬進了一隻船，舒服地坐在一塊木板上，我知道維蘇柯夫的艇隻會駛來停在這兒的，水在退着。波浪溫柔拍打着船隻的兩側，而船身也就發出各種諧耳的聲響。聽來就好像水並不是打擊在船身塗上柏油，粗次糙劍的木板上，而是敲打於各樣弦樂器的發响聲。我差點兒嚇走的那一對愛侶依舊留在原來地方。

他們談話聲傳過來，但混淆不清，只能聽到片斷。

「請妳打定妳的主意吧，金娜，」男的聲音堅求說，「我的衣袋中放着命令，伙件們都打紮準備好了。我的上司維蘇柯夫昨天接到他們的電報，說吸力挖泥機已經到了，叫我們不能延遲，立即送工作隊員們過去。他們在等着我們，你明白，在等着……」

「這個在爹是無所謂的，我知道，」姑娘的聲音回答。「他開始會非常生氣，但他的心很快就會軟下來。」

我就心的是母親……我是留在她身邊最後的一個孩子，維羅狄亞。華西亞在軍隊中，塞米揚在譯華西伯斯克當工程師，嘉蒂婭在庫倫達草原中的某地方作農學家，我在地圖上也找不到那地方是在那裏……」

幾句話被波浪的喧响和濃霧掩蓋掉，霧氣已經濃得伸手不見五指了。

「……把這叫做愛？妳並不愛我，金娜，不是真正地愛我。這一切在妳都只是兒戲。」男的大聲說着，語氣中帶有痛苦。

「啊呀，不是，不是這樣，維羅狄亞，」他的同伴害怕地叫道，「我如果是以以前會看事隨便的話，我現在再也不是這樣子。你難道不明白我在媽和爹就好像一棵樹上最後的一片小葉子？我飛走，連小有的樹枝也就光禿禿了。你知道爹是怎樣的人，他的全部心意都繫在這土地上，他給土地獻出了他所有的力氣，給集體農場獻出了他的一生。當那天我說你要我和你一道去希固里時，他身體一軟，抓住了門邊才沒跌倒。那就好象是我在他頭上敲了一斧頭。」

「但要叫我怎麼辦呢，金娜？」男的應道：「我再也不能把事情拖下去了。挖泥機在等着，多好的一座挖泥機呀！而妳……我為什麼要遇見了妳呢？為什麼維蘇柯夫得邀我上妳的家去？別的伙件們什麼都具備了，所缺的僅是沒長上翅膀，他們都那麼急切去，而我却被拖掛在妳的裙子上，最後一句話由你來說，金娜。現在是由你來決定我明天是單獨一個人還是和你一塊上希固里去。飛機在黎明

就起飛，我再不能等了。」腳車從地上被檢了起來，叮玲响了一聲。

「哦，我明白了，你只這樣愛我，連再等也不能了。」金娜輕聲但堅定地說了這些話。

「是的，我就是愛你到這樣，工作第一。」

「幸虧你終於告訴了我，我現在知道了，再見，伏拉狄米爾。」

「金娜」

「再見，你曾在那兒找到比我更好的人，況且，你並不真正需要什麼人，你將有了世界上最大的一架挖泥機，這應該慰藉你。」

「金娜！」

「那是我的名字，我答應這名字已有一十八年了，你後悔你曾看上了我，是嗎？嗯，我也在後悔，非常、非常後悔岸再見！」

接着小徑乾硬的粘土上响起了得的輕而捷矯的腳步聲，但很快就為霧掩蓋得聽不到了。

「金娜，」男的絕望地叫道，「金娜。」

腳車被丟在一旁，格格响了一陣，重皮靴踏着多粘土的斜坡；接着，在遠方某處，村子的狗羣瘋狂地吠了一陣，當牠們靜下來後，只有青蛙令人厭煩的哇哇叫聲及波浪優美地拍打着船身的响聲打破了寂靜。

雞已經啼了，星星也已經散失了它們的光芒，在空中消隱着，天空開始變成半透明的綠色，而終於發動機震蕩的响聲响了起來。當它趨近時，發動機熄了，而那隻快艇無聲無息地從霧中滑出來，漂過最後幾尺到了渡

頭邊。

和建設主任開的會拉到深夜，維蘇柯夫除了別的事件外還知道他要被調去一個新的大建設工程，對這消息他感到那樣的興奮，以致看到他的客人在這兒，在這些船隻旁而不是在屋中等着他時也沒感到驚異。而當在霧中，他被那輛棄下來的腳車絆了一交時，他咒了一聲而繞了過去，就好像在三更半夜中見到四處亂丟，沒有人管的腳車在他是很平常的事。

工傭師的房間看來有它自己的進口，我們從院子進到房內，沒打擾到我們的房東，一只燈的光照亮了這個小房間，兩張鋪得像軍牀一般整潔的小牀靠兩面牆壁排着，一張大桌子放在房間中央，上面絲毫不紊地排列着紙夾文件，鉛筆和疊疊的書，一本厚厚的期刊，對開着，面向下擱在一張床上；在另外那張床的上面掛着一個六弦琴和一張大肖像，顯然是從某種雜誌上剪下來的，是一個著海軍制服的年青年人，但沒戴肩章。

那年青年人有個圓潤溫厚的臉，帽子拉得很低，一對緊縫成縫的眼從帽舌底下看出來，在他藍色的外衣上還佩着紅旗戰鬥獎和紅旗勞動獎。

「不要拘束，沒有人在用那張床，」維蘇柯夫說，指着掛有相片的那張床。

「睡在上面的那個人呢？」

「他不會回來睡的，他已經有一個星期沒在這兒睡了，由於一些外交事件的複雜化和邊境糾紛的增加。」工程師朝着牆壁眨了一個很有意味的眼，牆那邊傳來了屋主們朦朧的

談話聲。

「那個，順便講一聲，是我挖泥機手最好的隊長，」他加着說，指着相片。「馬特維耶夫是他的名字，你有聽過他，當然的？那就是他，青春輝煌，我把那貼起來只是要使某些人感到敬畏。」

「他爲什麼不在這兒睡？」我問，開始把兩件事綜合起來想。

「那是個長的故事，」工程師不願意地回答，「我們時代的一個悲劇。」爲進一步加強表現他的不樂意開談這一齣悲劇，他將被縛拉到下巴邊，向我道了晚安。

可是他這個願望沒實現。房中一靜下來後，牆的另一邊原先是分不清的聲音突然清楚得多了。那是兩個婦女的聲音，而其中一個我立刻就認得出是金娜的，另一個滿懷牢騷不停地講，聲音低而爽朗，是已過了青春時期的哥薩克婦人所通常有的。

「好，去吧，去吧，離開父親和我，離開集體農場和屋子，離開所有的東西，妳還會掛念，妳哭什麼？心中不安，那妳爲什麼不想個辦法？眼淚幫不了忙。」

「啊呀，媽，我不能和他分開，我想要，但我不能呀，」金娜回答，她的聲音先前在海岸時專橫得使我驚愕，現在却是好像一個小孩子在哭訴一般。「我那樣地愛他，我都沒辦法告訴妳我愛他愛到怎樣。」

「他又有什麼好呢？好像在農場上追求妳的人還不够一樣，而多好的——羣追求的人。譬如說茲度·阿斯塔克柯夫——我們最好的聯合收割機手

，在戰鬥中獲得了一個獎章，收割莊稼也得了一個，我每次遇到他時他都問起妳，而還有密克爾·格拉夫朱克，頂聰明的小伙子，還很漂亮呢，他們在報紙上稱他爲農業革新者，或是……：……嘿，我們的小伙子中的任何一個都會比你的那個無家可歸的流浪漢好。」

「別談這些吧，媽。」

「爲什麼不呢，我可以問嗎？這是不再對也不過了。他是個流浪漢，這點你是不能否認的。他就像一個吉普賽人一樣從一個地方流浪到另一個地方，他從一個建設工程去到另一個地方，而他到處走時都將他所有的東西塞在一個皮箱和他的——個背包中帶着。當我想到菲多·阿斯達克柯夫，他去年的麥子都全部貯起來……：……他還把他的蔬菜給了廢人院……：……而他買了一架有邊車的機器腳踏車。他在假日中的穿戴會使妳以爲他是一個出名的演員。」

「別說吧，媽，『麥子』！『機器腳踏車』，好像我們是生活在過去的日子中一樣。我明天要搭上那架飛機，而事情就只是這樣。」

「你要做甚麼？你聽到她說嗎？爸爸，好快呀，不是嗎？搭上飛機去，真的呀，呀呀，在集體農場委員會開會時如有人討論到某一個人要離開，妳爹就氣得火起三丈，即使那個是他所不熟識的，他也是——樣發火，而我想他自己的女兒要做這樣的事情，我要搭上那架飛機，她說！」

「我到別的地方去並不是在市集上賣向日葵種子，我要去的是國內

最大的建設工程之一，而我也希望妳不會那樣大聲呼喝我，我已經足歲了，而法律上說——」

「妳竟敢對妳的母親這樣講話？法律說！好一個打算，我告訴妳法律講些什麼！背上負個行囊到處亂跑，沒有一個可以稱爲家的地方，好像一隻杜鵑鳥沒有窠，沒有家庭，什麼都沒有，妳的那個小伙子或許在一路上都留下了像妳一樣的人。」

「求求妳吧，媽，自從戰爭停止後，國家的龐大的建設工程就成了他的生命，而妳也不要忘了這點。哪，妳聽到外面的響嗎？是那個海，以前在這片荒漠地上連一根草都長不了，而我們現在在這兒有了個海，而這是他的勞動。他和我，我們將在一起生活，也將在一起建設。」

「你們建設的將是一個小娃娃，而接着他就會到一個更遙遠的地方去，而妳父親和我——等下，金娜，妳要到那裏去？我不會讓妳的。」

「等下，媽，媽。」父親一直來都一聲不響，好像他不在房子中一樣，這時候開了口，他的聲音中有着無法隱藏的悲鬱。

「而妳，金娜，坐下來聽我說，妳母親講了一些她應該講的話，伏拉狄米爾並不是個壞孩子，要在他身上吹毛求疵是不對的。但妳不應只是想到他，妳也應想到我們，而我們也不是年青了，晚年就只在拐角處，坐下來，孩子，坐下來，一生中只有一次這樣的事情擺在家裏商量。」

「啊，爹，母親怎能那樣講話呢？他是那樣好的一個人，他在戰爭中

受了四次傷，而他是多麼受人歡迎的，每次我們去看電影時，前後四方只聽見嗎，伏拉狄米爾，塞米揚諾維奇和你好嗎？伏拉狄米爾，塞米揚諾維奇。」

「我並不是講他那點不好，我們不是在討論他。」

「而我也看不出他時時這樣四處跑有那點不好，我將和他一塊跑，只是我不會像今年的夏天一樣拖着一把畫線板四下走，我將去唸特別的課程而成爲一個測地學家。」

「一個測地學家？妳母親和我計劃安排給你一個更好的前途，孩子，總會比提着三腳架四處跑來得好。」

「那麼做一個測地學家是這樣壞嗎？你今天在地上打進了幾條水樁，而明天那兒就起了高樓，或是水壩，或是水門，在曾經一度是荒野的地方流起來一條河或是開了一個海，在地球面上——個新的小疤痕，如伏拉狄米爾所說的。」

「哦，所以這是他所說的，而父親和我呢？你一點也沒想到我們。」金娜的母親插進了口，忍不住更大聲啜泣起來，她抑制不住地哭，好像在悲慟死去了她的親人一般。

「別哭，媽媽，假如一根樹枝掉去了，用水把它糊上是沒有用的。妳說他會當過兵，金娜，嗯，我也當過兵，我在四個國家中戰鬥，還幫助攻下柏林，而那一時我一直都想念着妳，想像着，多美好的，打完仗後回到農場去，回到我一向心愛的農作上。我要歡享我們以前在建設的美好的生活，看着我的孫孩兒們長大，那就是

我一直在懷想和希望的。而現在，這兒是這樣的大豐收，麥子在灌溉田地上長得像圍牆一樣高，還有棉花和稻米。哎，生產那麼多，真不知要怎樣找地方收藏我們的莊稼。而看看我蓋的這座簇新的屋子。我最後的一個女兒要離開了，它將是一間孤寂的屋子，我們將只是聽到這些空蕩蕩的房間把我們脚步的回聲送回來，媽媽和我。」

一個女人的哭聲又傳了過來。「現在金娜加入了，可就成了二部合唱。」那個老哥薩克淒涼地笑着說：「嗯，金娜，妳得打定主意，妳再也不是一個娃娃了。」

「我已經打定了主意。」
「那麼這是最後的吧？妳以後不會再懊悔？」

「不會的。」
「妳怎麼說呢，媽媽？」

(本文接自第9版)

不知是什麼道理，
我是這樣的憂愁；
一段古代的神話，
老繫在我的心頭。

萊因河靜靜地流着，
暮色昏暗，微風清涼；
在傍晚的斜陽裡，
山峯閃耀着霞光。
一位絕色的女郎，
神奇地坐在山頂上，
她梳着金黃的秀髮，
金首飾發出金光。

「啊，我不知道，她又是這麼個樣子了，那麼固執，我會希望她會和多結婚。她受過了一些文化，也懂得事情。我們這兒有那麼多東西，田間的水，還有棉花稻米，有很多機會可以有成就的。這將意味她的榮譽和集體農場的歡樂和我和你的安慰。但金娜——」

「這够了，這些我們已經講了。」
「父親儘可能鼓起堅決的口氣說。」
「妳的那個挖土工人躲在什麼地方？我聽說他在高利亞·茲羅彬家裏住，還是他已經搭上那架飛機去了？」

「啊，沒有的，爸爸，他坐在外面的長椅子上，等着呢。」
「他在等些什麼？他整夜都在那兒嗎？」她的母親問道，在她憂傷的聲音中帶有女人好奇的語氣。

「他在等我給他回音呢！」金娜驕傲地回答。

她一面用金梳梳頭，
一面送出了歌聲；
那調子非常奇妙，
而且非常感人。

坐在小船裡的船夫，
勾引起無限憂傷；
他不看前面的黑暗，
他只向着天空仰望。
我想那小舟和舟子，
結局都在波中葬身；
這是羅雷萊女妖，
用她的歌聲造成。

「妳還沒有把妳的答覆給他嗎？」

「我怎麼可以沒問過你們就和他講呢？我對他說我將依我父母親所說的做去。」女孩子回答，不是不詭巧地「你要決定我要怎樣跟他講，爹。」

「沒有人像妳這樣聽話，哎？嗯，媽媽？我們把她的這個挖土漢叫進來吧？他一定被露水浸得透透了。」

「我不知道說什麼好，這兒的生活是這樣的美好，四週圍又有那麼多的好小伙子，唉，好吧，叫他進來，老天爺，我希望我從來沒見過他，我把他從大門趕出去，他又從窗口鑽進來。去叫他吧，但先洗洗妳的臉，理理妳的頭髮，看妳這個樣相，妳不能這個樣子就出去呀。」

「啊，這又有什麼關係呢？」
輕輕的鞋跟在門口走道中得得地

响，大門碰地關上了，新門廊的梯階快樂地噠噠叫。從街道上，一陣陣涼爽潮溼的大風，從敞開的窗口飄送進來，傳來了兩個熟悉的年青人的聲音，激動而帶着新的歡樂。

「——他們把海給了我們，他們給我們枯渴的田野帶來了水。而也就是這個海會載走我們那麼多的年青人……」
「唉，事情就是這樣。」牆那邊的老哥薩克說着，嘆了口氣。接着，以驚異的口氣：「瞧，媽媽，已經天亮了，而我們還沒注意到，生活就是這樣，那麼多的事情和工作，一天過去了我們還沒注意到。」

是的，太陽真的已經出來了，嫣紅的一片從窗的那邊昇上來。一切都平靜，如通常的，當大自然誕生了新的一天時，在恬靜中，傳來了海的不停清晰的呼嘯和喧响，在那無垠的草原上顯得那樣奇異和意外。(完)

這首詩音韻美妙，語言清新、自然感情的抒發又是那麼的動人，毫無矯揉造作的迹像，顯然是藝術性高強的一首佳作，也是為各國文藝批評家所稱頌的。詩中所描繪的妖女羅雷萊的故事，最先由德國浪漫派詩人布潤塔諾 (Clemens Brentano) 開始。在他寫的一首詩中，創造了這位萊茵河畔的年青貌美的女郎，她那楚楚動人的姿色，使到許多男人都傾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但後來她却被指控有妖術，照罪狀原應判受火刑，但那審判她的主教，又為她那動人的姿色所迷惑，愛上了她。然而女郎滿懷憂郁，不再有生存慾望，因為她所鍾愛的情人，却沒有告別一聲便拋棄她而遠走了。乘着主教送她往修道院賞兒，半路上，她爬上了陡直的懸崖，縱身跳下萊茵河自殺身死了。

還鄉曲

(待續)



(一)

上課鐘已敲

過了很久，「死

雞」才懶洋洋地

從「休息椅」站

了起來，拿了黑

皮袋，連拖帶拉

走出辦公室，朝

向×班教室走去

。

「起立……

……行禮……坐

下！」

「亞玉，你

看趙明睡到忘記

起立，嘻嘻……

」

「噯！『死雞』嘛！行不行禮又有什麼關係

？

「死雞」掃了一掃椅子，一屁股就坐下去，引

「玉嬌……」

「到！」

「……」

「亞『雞』（棋）」

「哈哈……嘻嘻……」當「死雞」點

名點到最後一位同學亞棋時，同學們被「死雞」那

古怪的叫聲引得哄堂大笑。

「嘻嘻……亞棋今天真幸運，與「死雞」有緣

份，嘻嘻……」不知那位同學笑了出來，又引起全

班一陣大笑。

「喀喀喀，笑什麼？安靜點！現在，大家打開

第六面，論語五則裏的第五則……」說着他向同

學們看了一下。

「死……雞將伐江魚，啊！就是說死雞打江

魚……」

「噯！『狗叫的』，『死雞打江魚』在那一面

呵？」

「去他的！讀書像唸經，字又亂讀，誰教你聽

他的？哪！在第六面——季氏將伐顓臾，媽的！

「死雞打江魚」？簡直是誤人子弟。」狗叫的」氣

憤地回答。

「別看他一大把年紀，可是什麼『地雷舞』呀

，他都會跳。」亞花插了一句。

「哈哈……嘻嘻……」幾位女同學被引得笑起

來。

「孔子曰：『雞子這難道不是你的過失嗎？』

……」

「『死雞』提高聲音繼續講下去。

「A，李明的代數筆記借我。」

「不行呀！我的習題還未做完，等下要交。」

「像鬼的！書上都有了，還要人

家整張抄下去。」

「你還不要緊，我還有文學史，

功課多得要命。」

「雞子說：『死雞打江魚……』

」。

這時候，整個課堂，同學們沒有一

個在聽書，有的在抄筆記，有的在

偷偷講話，有些坐得不耐煩，有些似

乎在聽，但是嘴巴却閉着，兩眼直望天花板，而一

些同學也在交頭接耳地邊講邊笑，有時還裝出古怪

難聽的聲音。「死雞」看到每個同學都沒心聽講，

便索性放下書本，乘機與同學聊起來。

「噯！你們現在的讀書風氣實在很壞，不專心

，不過學校裏的課本也並不很難，老實講，我們讀

書是要『滑』（活）的。」

「生呀！書怎樣讀才是『滑』的？」

「滑……滑……滑……」

「安靜點！現在我問你們一下，你們可曉得香

港那位電影明星的原姓是溪，很出名的。」

「哦，整天都是電影明星，電影明星，星你的

頭。」狗叫的」又在發牢騷了。

死雞見全班同學不回應，更得意洋洋地說：

「噯，太差了，可見你們的知識多麼淺薄，告

訴你們，她就是聞名四海的密士樂蒂，嘻嘻……

「安得吸蛋」（知道嗎）？不過呢，我這些知識也

是從那些電影雜誌得來的。所以說，那些電影雜誌

啦、武俠小說啦，也是一種知識嘛，有空時，不妨

多看，有時對我們的寫作也有很大的幫助。我現在

呢，一下筆就能寫五六千字的文章，這不能不「歸

功」於那些武俠小說啦……」

「『駝』的。」

「哈哈……」同學們被那句話引得大笑。

「現在不是有上演一部叫『萬古流芳』的歷史

巨片嗎？演得不錯，李麗華演的確像絕代美人。其

實，她本來就很美的啊，實在成功，

你們不去看看實在可惜。還有……」

「生呀！講過了啦」有位同學未

等他講完，早已不耐煩地喊了起來。

「死雞」無所謂地向那位同學瞟了一

眼，又滿懷興趣地講下去。

「其實呢，跳舞對我們很有益處

，不過也要看是那一種形式，像那種

什麼遊藝會啦……他們所跳的，老

實說，太乏味了，太古老，簡直是中

古時，那些未開化的民間舞蹈；那只不過是東跳跳

，西跳跳，一點意思都沒有，但是，歐美開明的國

家，如美國啦，英國啦……它們的舞蹈才是有藝

術價值的；像那『扭腰舞』，當我們跳時，整個身

體都能運動，對身體有很大的幫助，而且在搖擺時

的姿態，亦極不錯，它表示充滿着青春活力……

」

「哈哈……嘻嘻……」班上的幾個「駝

子駝孫」，每個都精神百倍地傾聽着，而且還不時

大笑一場。但其他的同學早已顯得厭煩，正在抄着

自己的筆記，或三三兩兩在吵着，在講話，整個課

室已鬧得熱烘烘，像巴利一樣，嘈得不可開交。

「最近……」
「噹噹噹……」下課鐘敲响了，頓時同學們像剛從監牢裏放出來一樣，一窩蜂溜出課室。

(一)

中午放學後，麗瑩和王蓮手拉着手，從學校裏出來。

「玉蓮，你們今天的功課多嗎？」麗瑩關心地问道。

「像鬼的……課本不教，整天聊些不三不四的話，到要做筆記時，死命地要人家照書抄，麗瑩姐，我實在提不起精神……」

「是呀，現在一般的教師都是混飯吃，對學生的功課一點都沒有關心，我說主要還是要靠自己！」

「今天，『亞老』上地理，我一句都聽不明白，我覺得，再這樣讀下去也沒有作用，我想讀完這學期就不讀了。」

「什麼？你想不讀？噯！玉蓮，你爲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呢？你是否有考慮過你這樣做，正確嗎？」

小品二則

(一) 教徒的思想

有一天，我和老陳去訪問一位同學——虔誠的基督徒。在未訪問他之前我們已經和他約定將在那天找他。可能是這位同學想「領」我們「歸主」吧，竟然在我們訪問他的時間裡，也同時約了幾位「教友」到來，向我們傳播所謂「主聖靈」的「福音」。但是，後來不知怎的？我和老陳竟然和他們展開辯論；大家你一句，我一句，針鋒相對，好不激烈。但是，我們空着手，只用一張嘴；而他們却左手拿「神經」（聖經），右手拿「××福音」，引經據典。不過，他們從這些「聖書」所舉出來的例子，根本都是一虛無飄渺的，但我們爲了避免傷感情，也還不敢怎樣「侮辱」他們的「聖書」。

「我討厭那些無聊先生，況且功課又總是那麼多，壓得我透不過氣，而實際上有一點東西都沒有學到，測驗幾次又都不及格，看來，今年準是『留級』的，因此，我覺得，這樣讀下去又有什麼意思呢？」

「玉蓮，你說你討厭那些先生，這也難怪。的確，那些所謂爲人師表，實際上却是一派胡言，誤人子弟；時常在班上談女人，講太太，或是散佈反動的言論，顛倒是非。最近，不是有幾位『舵』的都升官了嗎？但是，玉蓮，在我們學校原是有不少盡責的老師，只是由於在目前這種環境底下，他們爲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煩，也只好『沉默』下來，這些，我們也應該諒解他們，你說對嗎？」麗瑩略停了一下，又說：

「自從外國人統治馬來亞以來，咱們華教就在苦難中成長，並時時遭受到風暴襲擊……目前華教弄得『烏煙瘴氣』；如果我們同學都像你這樣不振作。華教那豈不是完蛋？」麗瑩望了望玉蓮，接下去說：

「玉蓮，我覺得你剛才的想法，那完全是消極

辯論的時候，我們問他道：

「爲什麼世界上有這麼多窮人？」

「那是因爲他們不信主。」

「當法西斯份子發動戰爭鎮壓和屠殺老百姓的時候，你們說應該怎麼辦？」

「我們將向上帝禱告，祈求上帝寬恕他們的罪過，此外，我們還要爲他們『祝福』願他們能在『聖靈』的『感召』底下，得到『永生』。因爲：『主耶穌曾經說過：『我們要爲壓迫我們的人祝福……』」

……

聽了他們這樣的回答，我們除了冷笑之外，還有什麼話好說呢？阿門！

(二) 瘋狂舞會

昨晚，我家對面黃嫂的女兒——露絲，在她家開了一個「爬地」。本來，我家這一帶一向來晚上都是很安靜的，但昨晚却被他（她）們那狂嘶怪叫的聲音及瘋狂的「狂人」音樂所騷擾，害

的，錯誤的，試想一下，你不讀，雖然是說對教師及學校表示不滿，但是實際對自己對社會和對目前苦難的華教一點用處都沒有，相反的，我們那樣做反而是中了別人的圈套。你說對嗎？玉蓮！」麗瑩見玉蓮點了點頭，便接下去說：

「所以在我們的學習時代裏，我們必須好好地掌握自然和社會科學的知識，使自己成爲一個有真知灼見的青年，爲將來實現美好的社會而獻出我們的力量我們應該認識到唯有在美好的社會裏，我們才可能得到良好的學習環境……」

這時，她們已來到了車站；巴士車也來了。「好了！上車去吧！我希望你能回去想一想，但我們相信你是會回來讀的，對嗎？噯！別屈服呀！勇敢點，繼續讀下去……」麗瑩趁著尙未和王蓮分手的短促時間內，說了這幾句話。

在車上，玉蓮的心情平定得多了，她獨自沉思道：「對，麗瑩說得對，我爲什麼這麼懦弱？我不應該有『退學』的念頭，我必須勇敢地讀下去！勇敢地讀下去……」

得我不能安心看書。實在豈有此理！心裡也不罵禁道：「媽的！醉生夢死的傢伙！」

當時，在沒辦法底下，我只好放下書本，走近窗口望望窗外的景物。但是，當我的視線轉向黃嫂的家——露絲的舞會時，我不禁伸長了舌頭，怔了一怔；我差點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因爲：我發覺參加露絲的舞會的人，都是那些未超過十五歲的少男少女，但是，他（她）們的動作却真叫人不敢相信他們還是「小孩子」。當時，在幽暗的燈光底下，只見他（她）們隨着瘋狂如「殺豬」般的「音樂」不斷地擺動着屁股，狂笑狂叫，大跳「搖擺舞」「扭腰舞」之類，實在肉麻之極。但是，他（她）們却越跳越瘋狂，似乎老天賜下來他（她）們也不管……

看到這樣的場面，我再也看不下去了。但是，我的心情却感到像鐵一般沉重；我的心裡想道：「唉！眼看著目前這樣的環境裡，祖國一批批的大好兒女正受着黃（灰）色文化所腐朽而不能自拔，怎不叫人「痛心疾首」呢？」

• 方杜。

美 珍 香

(角面對浮沙白即)號九十二百二牌門街亞利多域坡小坡嘉新

五二六四三 & 三七三九三：話電

BEE CHUN HENG

No. 229, VICTORIA STREET. (IN FRONT OF BUGGIS STREET)

DRIED SLICED & MINCED PORK

TEL: 39373 & 34625

絲肉乾肉名著島南

自造 真正 本地 肉乾 肉絲 及肉甜 肥肉 乾肉 兼理 代振 胡正 隆正 庄鳥 麻油 諸君 無任 歡迎 請認 招牌 為記 庶不 致誤 外埠 函購 者請 先將 貨值 來

東方糖菓公司

辦事處：賽逸嗎拉沙巷門牌六十六號

電話：三三八四三

EASTERN SWEETS CO.,

Office: 66, SHAIK MADARSAH LANE,
SINGAPORE, 7.

Tel: 33843

代售中國各款高級糖菓餅乾并供
應各團體晚會及幼兒班美味茶點

香噴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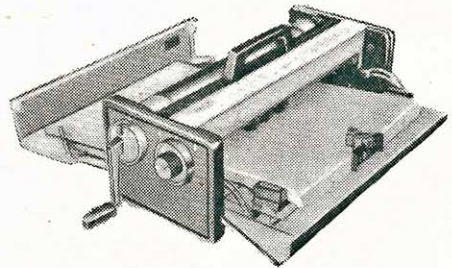
甜津津！

中國糖菓！

中國餅乾！

SEKISEI DUPLICATOR

New type!
Portable in the newest style!
Easy handling! Beautiful Printing!



SEKISEI

Mimeographic Rotary Duplicator

Sole Agents:

Sim Lim Co., Ltd.

SINGAPORE. KUALA LUMPUR. PENANG. IPOH. SEREMBAN.